

新湖北

華

一月二十

出版

湖北省整理委員會宣傳部印

總 理 遺 像



總 理 遺 囑

余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積四十年之經驗深知欲達到此目的必須喚起民眾及聯合世界上奮鬥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現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務須依照余所著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三民主義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繼續努力以求貫徹最近主張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尤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是所至囑

C 調 中國國民黨黨歌 $\frac{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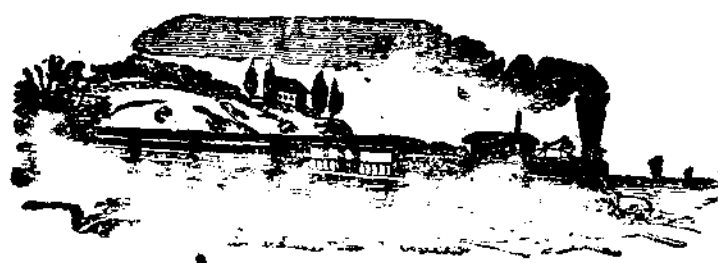
1 | 1 - . 3 | 3 - . 5 | 5 - . 3 | 2 - . 3 | $\dot{1}$ - . 65 |
 三 民 主 義 吾 黨 所 宗 以 建 民
 6 - . 3 | 6 - . $\overset{\#}{54}$ | 5 - . 50 | $\frac{40}{40} \frac{60}{60} \frac{50}{50} \frac{10}{10}$ | $\frac{70}{70} \frac{20}{20} \frac{10}{10} 6$ |
 國 以 進 大 同 杏 爾 多 士 爲 民 前 鋒 夙
 6 $\dot{1}$ 6 5 | 3 2 1 5 | 5 - . 65 | 5 - . $\dot{1}$ | $\dot{1}$ - . 65 |
 夜 匪 懈 主 義 是 從 矢 勤 矢 勇 必 信 必
 5 - . 5 | 3 - . $\overset{\cdot\cdot}{23}$ | 2 - . 5 | 2 - . $\overset{\cdot\cdot}{23}$ | $\dot{1}$ - 0 ||
 忠 一 心 一 德 貫 激 始 終

目 錄

- 一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
 - 二 三中全會之使命……………胡漢民
 - 三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吳敬恆
 - 四 對於閻百川先生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的意見……………胡漢民
 - 五 擁護第三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艾毓英
 - 六 民生主義中之資本問題……………桂崇基
 - 七 中國人口政策論……………馬星野
 - 八 中國國民黨之特徵及其沿革……………張秉逸
 - 九 專載
- 糾正閻錫山謬誤言論告同志同胞書

目

錄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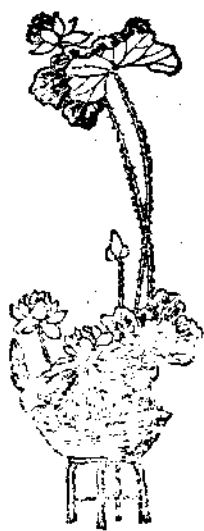
中國國民黨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宣言

本黨三次全國代表大會，遵奉 總理遺教，確定訓政時期黨國建設大計而後，中央執行委員會於第一次及第二次全體會議，曾先後就黨政大計規畫其分期實施之方略，而誓之以堅苦奮勉之決心，期與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協力推行，以謀三民主義之具體實現，數月以來，本黨同志及政府上下，共循斯旨，分途並進，所相與致力者，即在求以和平統一厚集訓政與建設之力量，同時亦求以訓政建設，深植統一與和平之基礎。中間雖因殘餘軍閥與反革命勢力迭謀搆亂，致和平與統一屢遭危害。訓政與建設多所間阻，然和平與統一每遭一次之危害，國民擁護和平統一之志則愈堅；訓政與建設多受一分之阻礙，國民渴求訓政建設之心則愈切。本黨深知國民之願望與本黨之政策已融合而趨於一致，故特召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舉數月以來努力推行分期實施之各種黨政計畫為精密之考核與討論，以立今後更切實際之具體方法，庶使本黨之主義與政策方案，而變為事實，人民之願望由言論而變為國是。開會以來，凡所討論決定者，如關於黨務之推進，政治之整飭，經濟建設之進行，三民主義的教育之實施，皆就過去所推行之黨政方略而定，更充實具體之方法與步驟。惟本會有當為全黨同志及全國國民告者：總理所定之主義與方略，不在託諸空言而在形諸事實，不僅施諸國家之法律

政令，而尤宜見諸民間實際生活。故吾黨同志與全國國民今後必當以孜孜不舍之精神，萃全力於地方自治工作，俾三民主義得以從人民之社會生活中，放發滋長，庶於革命救國主義，乃有實際。蓋以今日社會之衰敗，人民生計之窘枯，舍以全黨同志投身於民間之實際社會事業外，莫由拯救瘠弱困苦之人民。而實際社會事業之振興，舍扶植地方自治外無入手之途徑。故今後黨務所以必須集中於縣及縣以下之地方社會事業者，此一義也。欲謀社會事業振興，必賴政府之力量發國家之財源，而後社會之經濟得以流通，故經濟建設不可稍緩，總理所定物質建設之計畫，本黨已據之確定發展各種基本工業之方案矣。此後則當就各種基本工業發展之方案，依各省人民需要之緩急，與國家財力之厚薄，次第舉辦，如首都之建設，國內工商業之保護，西北各省河道之疏濬，以及他電氣水利鐵道事業之舉辦，規劃既詳，進行必力。蓋目前社會經濟之危機與日俱進，非以舉國之心思財力，一方勵行節約，一方利用外國之機器與技術，不足以舉建設敏速之效，而解人民生計之苦。此二義也。地方社會事業與國家經濟建設，二者之能否循環並進，必賴三民主義教育之普及於民間。惟教育始可以推進社會，惟教育始可以培養國力，故今後之努力，不惟必須以教育建立三民主義之社會，而且必須以教育

充實三民主義之國家。不如此。則中國民族應有之建國偉力不能盡量舒展。此三義也。由此觀之，本會議以爲今後中國之政治生命，必須恃地方自治，經濟建設，與普遍之三民主義教育三者之努力推進，而呈活潑充實之新生機。十餘年來，因封建思想軍閥割據，所積存之政治，今後不

特必須盡全力以掃除其餘毒，尤須以三民主義之實體建設，而替換其全部之構造與生命，必使三民主義成爲實際之社會組織與國家建築，然後中國始有修明之政治，人民始有樂利之幸福，而國際平等之地位始能堅固。願我全黨同志及全國國民共喻此旨。協力以圖之。謹此宣言。



三中全會之使命

胡漢民

——三中全會開會辭——

各位同志：今天我們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依照本黨總章，中央全會應每半年舉行一次。自去年六月開過第二次中央全會以來，到現在已半年多了，可知這次全會的舉行，實在已不容再緩，中央全體會議的意義，本來很重要，到了本黨統一全國，開始負起訓政責任以後，其意義乃更大，因為在訓政工作的發端，最要緊的是確定綱領，充實條理，這些都應由中央同志去擔任的；綱領與條理完備以後，逐步去實行，逐步去改進，那就是全國同志的責任了。所以在正式訓政期間以前的一個整理期間之內，要把一切都整理出一個頭緒來，中央全體會議的責任便尤其重要，我們訓政工作的步驟，已經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確定了。黨務，政治，各方面，都根據總理的遺教，定得很扼要，至於進一步的綱領條理，便是留供歷屆中央全會來議決的。現在訓政的需要，與整理的急要，全體同胞同志，誰不感到；大家所望於中央一次又一次全體會議來提挈振作的，又是何等的殷切；在這種情況之下，本屆全會當然又有它特殊的責任與工作在，比起以往各屆全會來，一定只有更緊要更嚴重的，在會全體同志，自當就全黨全國殷殷期望之中盡力完成本屆全會的一切責任與意義。

三中全會之使命

現在全國人民有一個疑問，就是全國既經統一，軍事時期就應該結束，訓政時期已明明臨到，但事實上何以仍有許多軍事，而訓政工作何以仍不能急速推進呢？這個疑問，是我們亟應解釋的，本來照本黨以黨建國，以黨治國的道理，應該先有黨務，再有政治；至於軍事，則僅為政治的一部份而已。可是事實上當軍事與訓政兩時期的過渡之間，一個地方的事務進行，簡直要把軍事特別提出來先整理好了，然後才能及一切政治的問題與建設的問題。如果軍事未曾解決，其影響必至為黨務的障礙，我們在第一屆全體會議中，最注重解決的是關於編遣的問題，主要目的在把軍事時期認真收束了。把全國軍隊編遣成國家的軍隊，黨的軍隊，實行編遣這件事，是我們認為鞏固和平統一，實施訓政建設的惟一先決問題，這一個應該先決的問題尚未解決，所以政治與黨務，所謂「訓」與「政」，便都談不到。何時編遣完成，就是何時完全開始訓政，這句話簡直顛撲不破，這是同志們應該拚命戮力，求其實現的，也就是同胞們應該人人觀察清楚的，編遣的障礙，在於許多軍人頭腦中封建思想還未清除，不但肯把軍軍屬於黨國，反而格外用它去作私人活動的工具，一個個忍不

性地揭開面具，反革命起來。一年以來許多叛變的真原因，實在就是這班軍人不肯受編遣，而他們偏要藉口於黨的問題，打起護黨的旗號來，試問黨員所以救國建國的，他們既要擁着阻礙建設的軍隊，不肯放鬆，知有個人而不知有國，還配談什麼黨嗎？

中央竭力從事於和平編遣，希冀一面保持和平，而一面消除國家建設的障礙，偏偏事實上不能辦到，不得不另做一番剷除反動，維護和平的工作，這應該是全體同胞，世界人士所共諒的，我們大意決不願用武力來解決什麼，過去大半年的事實，已經痛心極了！若今後救我們仍不免再用武力，所謂反動者，應該想想更何以對同胞與世人！

實在我們的求和平求統一的根本方針，已得到全體同胞和世界人士的諒解與信任，一切反動份子擾亂社會破壞國家，不過徒然是自掘墳墓而已，都早經事實證明了。歷次叛變的初起，誰不像一回事：但人民總不與他們同情，而果不多時便都自然崩潰消滅了，以前的南北軍閥尙有支持若干年月的可能，現在的軍閥却一個比一個不行，其自趨於滅亡，簡直一個快當似一個！推求其故，乃因為人民自本黨以主義倡導革命統一全國以來，已漸漸覺悟，世界各國認爲國民政府的能力與信用的日著，再不如許多帝國主義者，從前所爲輕易與我們的軍閥勾結，所以他們的舉動，根本上太違反了全國的民意，世界的潮流，也就是太違反了本黨的主義與政策，如何還能像以前南北軍閥的苟

全一時呢！什麼是國家什麼是政府，他們完全沒有懂得；國民却日益進步，對於本黨的主義，國家和平統一的需要都已認識得深切了，而中央是負着領導國民，建設國家的責任的；又何能不迅速戡平反動，以負國民的負託吧！

在過去大半年中，我們的訓政與建設，固然都已受了軍事影響，今天開三中全會，試把二中全會的議決案翻出來看一看，大都未能實行，實在覺得遺憾；但這也不能全怪軍人的影響，事實上到有不少是由於所議決的方法不善，及過去黨部黨員的不十分努力，這是我們應該自己責備自己的。在本屆全會中我們當然要把以往的種種缺點和種種原因，細細考察一番，在可能範圍以內亟謀補正，兄弟認爲許多，我們以前祇有了方案還沒有方法，方法比方案格外與事實接近，格外是實行上所需要的。沒有方法而只有方案，方案仍舊是題目，仍舊在紙上，有了方案，再有實行方案的方法，然後主義，政策，方案，才能一貫地到了事實上面，補正以前的缺憾與錯誤，以及於方案之外，再求方法，都是這次三中全會中應該特別注意的。

幾年以來，黨務上的組織，宣傳，訓練，種種工作，日有進步，所以能使一切反動思想，不致蔓延到人民的腦筋中去。不過我們總感覺黨已有的效能還不够，必須盡量增加起來，以中央說：責任絕不僅在消滅反動而已，還要積極做出事業來才行，已經劃定的訓政時期極短，一不小就就忽略過去了。我們每人應該愛惜每日每時，乃至每分

每秒的光陰，盡力去求我們一切應有工作的完成，越有軍事從旁障礙阻擾，我們越要如此精進不懈，才能够挽回一些補救一些。我們運用三民主義的實際精神，與三民主義的全副精力，去克復了一切反三民主義的反動，完成全部國民革命工作，那才能真正顯出了三民主義的偉大。世

界上每個國家，其一切事業都不靠文字來宣傳，而靠的數字與圖表來宣傳，我們何能有異於此：假如我們果真做到盡其在我的一步，凡在我的果真都已盡了，兄弟認為反動的力量一定更易消滅，而訓政與建設的真正實施時期，一定到得更快，我們應該勉力。



三中全會之使命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

吳敬恒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已由黨國先進，反復申述，而閻錫山敬（二十四）日致吳敬恒先生一電，對於此點，猶斷斷未已，特將吳先生覆閻錫山各電載出以窮其技

（編者）

太原閻副總司令百川先生動鑒拜奉敬電，轉示先生電復廣州特別市黨部馬電全文，并有下詢芻蕘之意，愛黨之熱誠，與待友之虛懷，真名感佩，茲敬申其鄙見者，指定得援成例，先生已無疑義，所猶待討論者則以一二屆各省皆在秘密工作中，三屆成立，已非其時，無指定之必要。故懷疑於三屆，此本反動份子口頭常持之理由，先生猝被所欺，亦姑以之爲辭，實則一屆指定，爲防腐也。二屆指定，爲親共也。三屆指定，爲汰共也。簡單明瞭，爲路人所周知而孺子能喻，深文曲說，徒周章耳。若云一二屆皆在秘密工作中，應當指定，此與理論事實，皆適違反，秘密中既能工作，則到處有秘密團結，正得各隨其小組，選出最堅實之代表，選舉一宵可就，豈必設會所，貼布告，強在軍閥監視下，爲形式之表示，才算選舉，乃理論所不通。又已過之歷史，一屆大會指定，最多者反爲廣州公開之各部，外者如河北安徽，却反有選舉之代表，故謂公開時不應指定，於事實又不合，其實一屆所以指定，完全恐從前一切拘墟之舊黨員，任其馬上選送代表，將徒增無理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

之取鬧，二屆所以指定，乃恐反共色彩者爲代表，則障礙聯共，全般理由，真不值提之一笑，至于三屆形勢之嚴重，遠過於一二屆，十六年四月汪先生歸自莫斯科，弟等泣求其反共，汪先生反與陳獨秀共發宣言，其年之冬，弟等再向汪先生下跪，汪先生又釀廣州之慘殺，口頭儘倡反共，事實仍樂利用，自應甲乙丙丁，暗成連環，藕斷不免絲連，此左派自命者，思想不敢落後之苦衷也。試觀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廣東全省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宣言，見於布爾歇維克雜誌第九冊。有曰張發奎，陳公博與李濟琛，黃紹雄，共放顯微鏡下亦看不出什麼分別，此反共真也，然又曰，張陳又來請求合作，我們只要條件相合，就是北洋軍閥相求，也可允許，何況張陳，此利用亦確也。一二屆時敵人爲軍閥，雖懼奸細混入，然大都數寡而技拙，不足深防，三屆之敵人則爲共黨，及盲目受利用之共黨工具，此輩無孔不入，能整票的額不離字，挾金籠棒而溜入腹心，此又汪先生所深嘗其味，故指定中有所謂圈定法，至今各級黨部之選舉，正猶用之，最近北平河北過去之黨部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

，皆圈定者，終以爲忠實可靠矣，豈知語其結果，先生爲之縷眉苦臉，不能不信其中實準共產黨，至去秋介公蒞平，聽之而信，始報中央斥換，圈定者尙然如其竟對反動分子，閉目歡迎，憲政時代應有此國會，而訓政時代實無此黨紀。

且先生一則曰如由一人指定，再則曰假使有人指定，所謂一人與有人，其人想指蔣君，二屆指定羣詬汪君，則三屆指定例詬蔣君，蔣頭橡子，注目於出頭較長之一根，其勢然也，惜與事實又不符，欲避免阿私所好，先生不必問他人，即可問今日劇烈反對三全大會之李德鄰先生，常廣州燒殺之後，弟與李先生尋自然老實不客氣，反對所謂粵方黨員，當時怒之者，却爲蔣君，李先生之同志，日騰電報於武漢，謂非全體治罪，與開除不可，卒爲蔣君所勸而罷，然其後來攻奮鬥，一時蜂起，革命之評論，大陸之大學，尙妄吹費有自出，此蔣君苦心容納異己，求弭黨爭，爲衆之所知，因而三大將開會，李先生等日惴惴焉，恐此輩代表之充斥，前番弟電次隴先生，告知執監會偶集湯山，有人以爲選舉太完備，黨必破碎，欲黨之完全選舉，止可因襲，其時弟與李先生等皆注視蔣君，迨蔣君亦首肯觀衆始默然，既而執監開常會，又皆以爲然姑決議沿用指定成例，李先生倘不健忘決不願以三屆指定歸功於蔣君一人，故一二三屆之指定出于不得已，若謂無總理之才能，亦欲學總理之通變，俟太刻舟求劍，毫無長進，此諸執監

二

隨二三屆之汪蔣二君，皆俯首無辭，若先生皇然，即之此爲有損黨紀，則總理將莞爾而笑，故先生上反動者之當，指摘三屆，頗不近理，若求選舉完美在將來四屆將開之先，先生坐中央黨部，建議不再指定免得永援此例，自然亦爲求全之正論，可是將來事實許與不許，恐尙成問題，萬一迫於時勢之不得已，猶應變通，愚昧之見，總理終少錯誤，不如仍沿其指定之法，較爲得當，孔子云：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再越三年而至五屆，決不需再沿舊例，相繼而永援，必無其事，似先生不必過慮也。至於先生貢獻於時人之高見，曰合三屆執監爲幹部，曰全體黨員，總投票，則不列於黨章，不見於遺著，各人離總理之教，以爲主張此一是非，彼一是非，欲望黨之整個結果必更破碎矣，然我輩宜默請於總理之靈，使四屆即無庸變通，尤萬幸也，故三屆之沿例變通絕無可議，因此自李白之抗命，至於唐孟瀨之叛變，彼等宣言，各有短於三屆，先生或斥其亂，或討其逆，絕無猶豫，元旦在太原送先生上討唐之車，盛惡唐爲三屆之叛徒，乃會無一月之久，忽如同隔世，大有城郭猶是，人民已非之景象，若白若李若張若唐，若皆曾爲先生所手戮，先生忽焉中怯眩倒地起立，而其厲遂附大聲狂論三屆，不啻若自其口出，此非敢於大不敬狎侮先生至此，弟實震駭於前後之兩人無可形容，而不自知其狂誕耳，死罪死罪。或有進一步而逆臆者，曰此實平常，蓋將有人欲置先生於爐火之上，使極口反對

武力者，姑一度試着戎衣，天下遂可大定，欲師出之有名，使三屆會議，爲其名耳。嗚呼，先生休矣！國人之厭亂，早已無分有名無名，視同一邱之貉，先生果入地獄，人民亦以餓鬼相待，語云：救門者不奮拳，先生就任副總司令之答詞曰，若再用武力，必至循環致復，近日濛電，則曰不需用干戈，亦不必用干戈，貫徹自己之宿諾，宜若何之絕緣，乃鄭州回車以後，中央因唐孟藩師潰遂不窮究其所在，又因石漢章意誠，泰然盡忘其過舉，正圖開三中全會，整理庶政努力建設，不謂先生之所謂濛電，早已於月初紛派信徒，四出煽動，以前未出鄭州，又以中華民國名義，贈委若干總司令，一面戒嚴扣車遣兵關將，意欲何爲，不恤循環，願爲其報，使人復乎，抹去不字，干戈當用其必用乎，樹欲靜而風不息，民欲休而先生又不許，真不可思議之至矣。先生濛電，又有曰由黨爭而變兵爭，士兵則死亡枕藉。人民則困苦顛連，對外無禦侮之能，對內失統馭之力，先生敘往事也，然惜先生今日之行動，直可爲未來畫一小照，突評三屆，是謂黨爭，黨爭本其名，爲兵爭，於是死亡困苦之甚，禦侮更無能，統馭更無力，亦爲必得之果，誰先黨爭，誰引兵爭，爲誰死亡，爲誰困苦，何至無能，何竟無力，不幸先生首以一屆發難，隱圖師出有名，於是死亡將爲先生，困苦將爲先生，無能無力，皆將由先生，再由先生而推及從前，則彼甲仆乙起，丙倒丁興，恍若輪流瓜代，於如間日瘡發彼等各先責難無一非變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

相之先生也，中央雖無意卸罪兵爭，似乎已證明未爲戎首，是皆先生現身烘襯，形式如此耳。中央統馭無力，有斬德矣。然賢如先生，猶無端不受統馭，尙何言哉，更舉痛史，尤爲對外無禦侮之能，伊誰致之，亦可由戎首問題，略一討論，外交不嫌堅硬，本繼承於總理，是爲蘇俄能平等待弱小民族，政府欲自由取消不平等條約，當首將中東路，可以一無問題，豈知大上厥當，赤色帝國主義之毒辣，百倍於白色帝國主義，然禦侮猶可圖最後之共奮，不料所謂改組派，竟逞其方有外合。遂起裏應，東師正與赤賊肉搏，張發奎即在鄂西發難，使中央無暇應援，近日察知一事，尤可痛心，即先生近習在京者告我，聞先生不滿於中央，在東蘇戰爭時，亦有一疑點，其時謠傳中央將借拒俄之名，遣兵五萬，北行至津，遂圖逗留不進，解決河北，嗟乎，嗣後中央未遣一卒過津，即投竄恐爲器所忌乎——而且張師既竄湘西，馮師即接之而攻豫，中央又不能不應、此汪先生常苦主義上之夾攻，故即於兵爭上發明夾攻，以苦中央，且從而借此不助外戰，止顧內爭，又加以惡名，以爲返國活動之資料，是亦無賴矣。今先生批評禦侮，乃知有兵五萬，曾委曲而不敢過津，無能又復出於先生之口，亦可傷矣。終之此皆因事實而逆臆，未必卽爲真確，然若先生果不免於兵爭，先生將無以自解。所謂兵士死亡，人民困苦，亦成貓之哭鼠，爲滑稽矣。故萬望先生雖有武力而竟不用，使予失言，人民幸甚，黨國幸甚，率直附陳，惶悚無地、弟吳敬恒叩冬。

三全大會指派代表之理由



對於「閻百川先生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的意見

胡漢民

各位同志：上星期有一件很奇怪的事，大家所知道的，就是閻百川先生給蔣主席一個電報。這個電報的大意說：「國內亂事又將發生，簡直沒有什麼辦法了，自三全大會以後多人感覺不滿，因為你在黨國負很多的責任，反對者現在便完全以你為目標，我以為今後如要國事有辦法，惟有你下野出洋，我便追隨你之後，暫時息肩。」這個電報兄弟已經見過，聽說閻先生另外還有電報給各處，說現在什麼事情首要靠黨，而黨的本身糾紛太多，所以什麼事情都弄不好。現在的辦法，惟有將中國國民黨一，二，三，三次代表大會所選舉的中央委員都集合起來，祇除開共產黨員，其餘的人有個什麼主張，行動，一概不問，一切事由總投票去解決這樣才行。

我們對於閻先生打電報的態度，真覺有些神妙莫測。他一方面有這些解決國事的主張，而一方面又說只有和蔣先生一同下野才有辦法，不是已經矛盾了嗎？以有人說：閻先生打這些電報，是一種手段並非真有所主張。兄弟現在也不作什麼誅心之論，去刻意推測他居心怎樣，不過見了他現在的如此表示，實在覺得他這人很可惜！照他所說的話看來，無論誰！便是普通的國民，也不會認他為言之

對於「閻百川先生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的意見

成理，持之有故。為何政府之下，一個官吏，自己要退位了，便發生一篇大議論來，並且要政府的主席也跟他同時退位，這是什麼理由呢？這位主席過去大會戰亂了，惹得許多作亂的，和要作亂的，都反對他，閻先生所謂理由，就是如此而已，豈不滑稽！

所謂亂乃指的自去年桂系叛變起，直到唐生智的叛變止，中間許多戰事，我們對於這些戰事的性質要看清兩點：第一，他們的叛變是否真的為黨？是否為黨才對中央造反的？李宗仁，馮玉祥等過去儘管都掛過「護黨救國」的招牌，但是有誰看見他們真的護黨呢？大家只覺他們貪心過度，爭權奪利，一切都發於私而已，何黨之有！其次如張發奎唐生智的叛變，是為中國國民黨嗎？更有誰肯相信！我們固然不相信其如此，便是老百姓又何嘗認他們同志是為了什麼黨！而閻先生偏偏要算他們的叛變通通是黨的糾紛，是為黨而發的，不是奇談麼！何以這般人的行徑騙不了老百姓，單單祇騙了一位閻百川先生呢？可見閻先生對於黨的認識，也實在太不夠了！

第二，過去的許多亂事，到底怎麼發生的？何以亂出來的！是造亂者妄想搖動中央危害黨國，才發生的呢？還

是中央無故動兵先去討伐他們的呢？如果中央窮兵黷武，今天打河南，明天打廣西，那麼，戡亂者是中央，造亂者也是中央，如此中央不成其爲中央了。試問過去亂事的發生，當真是如此嗎？即以張發奎的叛變說，那時汪精衛先生準備護黨救國軍的大元帥，聲言「張發奎的軍隊已由梧州出發，他一到廣州交通便利，便可入去救援，總不忍同志皆死而已獨生。」這是什麼話？張發奎何以一定要由梧州出動呢？汪先生何以一定要等他到廣州才可入去救援呢？張發奎汪先生早已說是「共生死」的朋友了，一個有難，一個應該立刻去救，何必要有所待呢？汪先生對於不能算沒有歷史了，而只聲言救張發奎，並不聞其救黨，好像只有張發奎一些人是同志，但是連張發奎的救不救，還看到得廣州到不得廣州，不又是奇談嗎？汪先生尙且如此，何況李宗仁，白崇禧，黃紹雄，馮玉祥輩呢？而閻先生現在說他們都是爲的黨，豈不奇之又奇嗎？

在每一件亂事中，一定先有造亂者然後才有戡亂者。造亂者與戡亂者所負的責任，自然也各不相同。例如甲無故侵犯乙，乙爲自衛或爲維持公衆的安寧起見，不得不對付甲，如此，在第二人看來，對於甲乙，必不能作同等的批評的。所以吳稚暉先生說：「雖兩個人相打，也要分個誰是動手的，和誰是還手的。」難道國內的亂事，倒可以不分青紅皂白嗎，閻先生在電文中以及在歷次行動中，已很承認中央是戡亂者，當然更要認清中央所戡的亂，正是

造亂者所造的亂，戡亂造亂既已分明，確還根據造亂者的口吻，實貿然以戡亂的中央爲不對，是非顛倒如此，真是絕大的笑話！就黨的立場看，閻先生現在總算是黨員，而且是中央執行委員了，記得當年總理病時，國民第一，二，三，軍加入本黨，得了本黨的承認，並以閻先生態度不明，令第二軍長岳維峻同志進取山西，那時閻先生竟也還起手來，這在閻先生方面或在已認岳維峻同志爲造亂者，所以便非戡亂不可，但閻先生是終於以戡亂爲非的，何以不當日即放出以禮讓爲國的精神，拱手相讓，去維持和平呢？岳維峻同志進取山西，是奉了本黨的命令，同時他對於黨的關係，也要比閻先生深切，而閻先生竟不能奉行黨命，不講禮讓，究竟有什麼理由呢？從這件事上，我們雖退一萬步講，至少可以證明還手打人的，必不能與動手打人的作同等看待，以彼例此，則現在的中央，是全國的中央，非閻先生之在山西可比，軍閥作亂，終於是叛變，而非岳維峻同志奉了黨命去革命的可比，則何能說中央的戡亂，與軍閥的造亂，爲同等不是呢？

自北伐完成，中央深懷總理對於革命主義務須於最短期間促其實現的遺教，知非力圖建設，斷不足以貫徹革命的目的，更知建設的前提，尤其在求政治上的和平與統一，因爲非和平，不能恢復社會的元氣，予人民以休養生息之機會，非統一，不能充實國家的力量，求中華民族的自由平等，我們更深信欲求民族的自由平等，固然有賴於

國家的統一。

而真正的和平，亦必以真正的統一做基礎，這一要義，便是我們過去一切措施的根據，亦即是兄弟前年回國再三申說的主張，為本黨開始訓政實行建設所不容易移民政策。不幸當我們在舉全力以謀實現此政策之時，一切擾亂和平，破壞統一之徒，自李宗仁白崇禧以至唐生智，無不迭起反抗，致使已經過去的軍政時期，幾乎重又回復，全國人民又皇皇然不可終日，慮倒懸之將至。中央奮起撲滅，正為求統一的完整，與和平的確保，明白言之，正惟其有稱兵作亂反抗中央之叛變的軍隊，才有制裁反側戡定內亂而討伐的中央，假如一個以革命自命的中央，既不能止亂或弭亂於先，又不能戡亂於後，以維護所樹立的和平統一的政策，求國家民族的自由平等，其結果，必至陷國家於分崩離析，民族於萬劫不復，此所謂革命的中央者，又將何以自解，何以自存？這些道理，非常顯確，乃向以革命自號的軍人，却還會倒置是非，不分順逆，真不知其命意所在！

由上面的話，我們當明瞭中央懷抱與過去亂事之由來，對於閻先生所稱引的錯誤的見解，大家應該豁然了。這裏兄弟對於閻先生電中所主張的兩點，想再略略的加以剖晰：

第一，閻先生主張以禮讓為國，與蔣先生相約下野。

這一層，蔣先生在十四日發表的談話中，已很明顯的指陳

對於「閻百川先生最近對黨務國事主張」的意見

其錯誤。他說「革命者天職在為人謀幸福，而在為己求利益。故革命乃吾人義務，亦即吾人責任，而非我人權利。權利可以犧牲，而義務不能放棄，責任不能推諉，所謂禮讓，祇能語於權利，而不能語於義務與責任」明白的話，革命不是為個人的權利，既不能講爭奪，也根本不應該有禮讓，乃閻先生於革命工作，偏以禮讓為言，便知他對於革命的意義，實還沒有深切的認識。退一步言，假定禮讓而真可以為國，在革命者又何樂而不為？但是事實昭示我們，居今日而言禮讓，乃是以禮讓為名，而獎亂其實，因為禮讓與可禮讓的事實和環境，是有絕大的關係的。否則何以自閻先生倡禮讓為國之說，而又海內洶洶，一若大亂之將至呢？難道禮讓為國，也是人所駭聞的麼？我們要深切明瞭中國革命，在重重難關中，正待一切真正革命的同志來努力負擔，而決不是談禮讓，說高蹈之時。假如以禮讓為言，放棄自己的責任和義務，致陷國家民族于萬劫不復，則於黨為不忠，於國為不義，便是黨的罪人，國之誣賊，又何能以此為美德，而予以崇敬呢？

有人說閻先生好誦儒家言，而儒家學說，又極以禮讓為美德的，於是不期而發為以禮讓為國之言，思有以止天下之亂了。假定這話真的，閻先生便更多一層錯誤，而且證實了他還沒有懂得儒家的學說真義，就兄弟見解，儒家的首領孔子，正是一個偉大的淑世主義者，最富如邊沁穆勒一流的功利思想的，他一生栖栖皇皇席不暇暖，因長沮

榮溺之譏，便慨然嘆曰：「天下有道，丘不易也。」孔子正惟以天下無道，故不能不出而用世，他說：「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這是何種志趣？何種精神，我們就書籍的記載證明孔子當時，實處於紛亂之世，一切有能力有抱負的人，也都已灰心絕望了。「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幾乎成了當時普遍的現象，而孔子不然，論語中有一段話，記載孔子果於用世最爲警切：「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歟？」

「知其不可而爲之，」是何等的精神，所以儘管如接輿一流人，唱着「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的歌去譏諷他，儘管有荷美而過孔子之門者，說着「鄙者，徑徑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的話想警醒他，但孔子還想，趨而欲與之言」還嘆說：「果哉末之難矣。他的「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和「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正與孟子的「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具同樣的氣概，他一面固然說着「以禮讓爲國」而一面還說：「當人不讓於師」這其中的分際，在我們不能不察看清楚的。

革命是一種博愛的犧牲爭奪的事業，一面在爲人，便如孔子所謂：「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一面在自爲便要自己努力去幹不能規避和擺脫了一己的責任。所以可以禮讓的，是功名利祿，而不是責任職守，就事實言我們是革命的

的國民黨員，到今日並且已負擔了訓政的工作。則革命不成，天下不治，皆屬我人之過。又如何能以禮讓之名，輕卸自己的責任呢？就理論言，一國的公職，都該受基本法律或普通法律的支配，斷非私人可得而取舍，假如不按法律的手續，而私相授與是爲違法，明白說來，任何人如果逾越法律去勸諫或威脅而實行讓受，便都爲法律所不許。於此我們可見閻先生所舉禮讓爲國之說，是如何的淺薄和可笑。

第二，閻先生以爲年來國內一切糾紛都由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而起，他爲要解決這個糾紛，所以主張聯合一二三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所選舉的執監委員組成一個集團來統治中國，担負責任。我們對於他這種主張，真禁不住要驚奇和駭怪，以年來國內一切糾紛的發生爲由於黨的破裂，兄弟剛才已以事實證明其錯誤。至於以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集，爲有異議，無非說大會中有一部份代表由指派而產生。但是指派一事，並不是憑空杜撰的，吳稚暉先生在復趙次隴先生的電中，已很明白的說：「指派者承第一屆總理之成法，繼於第二屆沿沿之舊例。」又說：「此而尙有異議，而百公忽不加思索，又欲憑空付整個黨國於三屆執監，則將沿何成例，據何黨章，三大遵援舊例，從事救濟，尙爲罪證，百公全部指定，豈非將成魔王乎？」這幾句話，說得深切著明。兄弟想閻先生倘能稍一回想，也該爽然自失了。

中國國民黨，有森嚴的紀律。黨員違犯黨紀，便是叛黨，一經叛黨，便談不上解決黨事。在這以黨治國的時期，當然也不配再來談國事了，黨在過去，所以有若干糾紛，正為大家不能根據黨章黨紀去謀解決的緣故，至於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完全根據黨的規章產生的，即一部份代表的指派，也有前例為之根據，而指派這些代表的仍為二次代表大會所產生的中央，有這些根據，有這些前例，還不免生出如閻先生之所謂異議，現在閻先生安坐山西，頓指氣使的告人曰：三大大會因有若干指派的代表，所以不合黨章，應予撤銷；然後提出他聯合三屆執監的主張，要求實行，這是一件何等悖謬的事。而且在他的提議中，不將黨國託付於全體黨員，而偏重於是非各執的幾屆執監，不付託於由全體黨員合法選出的執監，而想聯合已經失效已經過去的執監，這又是一件何等奇怪的事，閻先生應該深切知道，自己僅僅是一個黨員，又僅僅是受全體黨員託付的——由三大大會選出的中央執行委員，代表大會，才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黨章才是本黨的基本大法。閻先生的主權，萬萬不能駕全國代表大會與總章而上之，所以非以一人之是非喜怒，抹煞黨的總章和紀律，便是違反黨意紀律，破壞黨的系統而罪有攸歸，閻先生也必不能為全黨同志所共諒了。

大家知道，在過去十餘年中，中國所以紛亂不治，最大的原因，便是由於軍閥的專橫。去歲以來，一切叛逆之

徒，所以自甘於叛逆，也無疑的基于其封建的軍閥心理。因此我們便可以斷定，要政治上軌道，革命能成功必先使一個軍人能先守牢自己的本分，走自己應走的道路。如果不然，軍人本身固然自掘墳墓，國家民族也一定常在飄搖震蕩中了。兄弟等於十日發表一篇告將士文，便根據這個意思，并臚陳四個要點，促軍人們覺悟，這四個要點，便是：（一）須視軍隊為國家之武力，不應視軍隊為個人之私產；（二）須從保障國家生存之中，求本身之生存；（三）須不存利用別入之心，而後亦可不為別人利用；（四）只求問心無愧，不畏人之滅我，而總結，乃歸到「吾人居心行為應處處為公，不宜稍存私念。」從第一第二兩點我們乃要使軍人們認識軍隊是為國家而存在的軍人的責任，在服從中央，以保障國家的安全，求民族的生存，如果這兩點做到，第三第四兩點，自然就不成問題了。從來軍之畏人撲滅，或好利用他人以肆其縱橫捭闔的詭計的一定先已喪失了自己應有的立場，去求個人野心的狡逞，十餘年來，國內戰爭之所以相乘，其癥結在此，這一層，是我於首先應該明瞭的。

依我們過去的經驗，已證明好為反側的軍閥，斷沒有存在之可能。就北伐完成以後事實看，李宗仁白崇禧去年春間的叛變，不旬日即歸撲滅，其後馮玉祥負隅稱兵，希圖割據，亦敗不旋踵。宋哲元石敬亭等，受馮逆嗾使，詆毀黨國，與張發奎遙為呼應，亦不兼旬而即歸敗亡。最後

彌起的唐生智，到今日亦已無一兵一卒了。這些嚴重而寶貴的教訓，一切革命的軍人，應該深切的加以體會和警惕。固然自李宗仁以至唐生智的失敗，是為違反黨的命令，背逆人民的期望所致。其實，歷史昭示我們的實不僅李唐為然，即袁世凱馮國璋以至孫傳芳張宗昌亦無不在同等的結局，我們提起袁世凱總覺得他是富有機智的軍閥，在清末則欺人孤兒寡婦，思藉狐媚以取天下，民國以後，則貌為忠厚，心存奸惡，思遂其篡竊民國陰謀，時人不察，至比之為美之華盛頓，講什麼事，總以為「非袁莫屬」。「這種天下歸仁」的景象，也居然維持二三年，然而結果又如何呢？以袁氏之機智奸詐，祇做了八十餘天的皇帝夢，便身敗名裂為天下笑，等而下之，如馮國璋，段祺瑞，曹錕，吳佩孚等，更卑卑不足道矣，我們於此當益發認明總理天下為公的遺教，而努力去服膺。一切軍人，想藉若干小忠小信，以巧詐欺天下之士，以智計玩天下之人，則腹際不遠，亦已為我人所共見了。

大凡一個人的思想行為，每易為環境所搖惑，閻先生過去雖會服膺黨義為革命効力。但十九年來伏處山西，歷見北洋軍閥，此起彼仆，和北京政府之綱紀廢弛，此時便不免見獵心喜，以封建為當然，綱紀為多事了。其實，時至今日閻先生應處深切認清中央與地方的分際，和自己所處的地位，而不宜為舊習所拘。乃觀察其禮讓為國與三屆

執黨聯合的主張，竟很明顯的視黨國為個人的私產，隱然以家天下的英雄自居，實不能不令人駭怪，閻先生在這種情形之下，即使心實無他。已不免有挾兵力以威脅中央支配黨國的嫌疑，以受中央服務地方的官吏，而有此飛揚跋扈的行徑，就國法黨紀言，試問將何以自處？兄弟以為閻先生就中央言，是中央執行委員，就政府言，是政府委員，對於黨務國事，如果有什麼高見，儘可向中央建議，請求採納施行，如果仍有離國遠遊之志，真正「以在野之身，為黨國努力」的宏願，則儘可向政府辭職，悄然引去，乃不此之圖，而發此不倫不類的言論，不是太奇怪嗎？

我們覺得自唐生智消滅，張發奎失敗，國內已復趨平靜，每個軍人，如果要擁護中央，完成革命，便當服從中央的指導，努力於革命的建設。閻先生負中央付託之重，一舉一動，動輒與大局有關，尤宜鞏固中樞，弼成訓政，實不當庸人自擾，故作駭人之論，使甫定的時局，復歸紛擾。佛家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們希望閻先生能幡然覺悟，本往昔參加革命的初衷，繼續為黨國努力，我們自問存心平恕，全無苛求。千萬不要信一些失意政客欺蒙，以為一手能撥盡天下人耳目。如果亡羊不肯補牢，懸崖不能勒馬，想別人為自己犧牲，而自己先做了傀儡，弄到身敗名裂，受中外人的笑罵，那就真可惜了！

○ ○ ○ ○ ○

擁護第三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

艾毓英

本黨自去年六月十日，舉行第三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以後，距今已八閱月矣。照總章之規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每半年至少開會一次」，則第三次全體會議之舉行，專就總章而言，已為目前刻不容緩之要舉，矧本黨目前所處之環境，中國目前所表顯之事實，在在須舉行全體會議，以決定新的方策，使革命之態度，得長足之進展，殘餘之封建勢力，迅速崩潰，而滅免革命過程中所不必要之痛苦，故第三屆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之舉行，不惟為本黨革命同志，所宜熱烈擁護，而亦全國之革命民衆，所宜竭誠擁護者也。

今者，全黨革命同志，全國革命同胞所渴望，所企求之第三次中央全體會議，已決於本日在本黨中央政府所在地——南京舉行。中央執行委員之在京者有：蔣中正，譚延闓，胡漢民，孫科，宋子文，何應欽，陳果夫，葉楚傖，朱培德，吳鐵城，李文範，邵元冲，周啟剛，陳立夫，陳肇英，劉紀文，劉蘆隱，曾養甫，方覺慧，王伯羣等二十人，於法定人數已足，此外，戴季陶，朱家驊，張羣諸委員，亦可於會前趕到列席；候補執行委員之在京者，有丁超五，王正廷，陳耀垣，孔祥熙，劉文島，張道藩，桂崇基，余井塘，焦易堂，馬超俊，克輿額，繆斌等十二人；監察委員之在京者，有吳敬恆，張人傑，古應芬，林森

，王寵惠，邵力子，李石曾，恩克巴圖等八人。會議之能順利進行以外，對於茲次之全體會議，有下列數種最低限度之新求：

第一，本黨最高權力機關，為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此種要義，不惟為致力國民革命之本黨同志，所應切實遵守，即在黨治下之人民，亦有絕對遵守之義務，而不容絲毫懷疑或反抗。若乃身為黨員，且為黨員所推選之中央委員，而對於本黨唯一之憲章——總章，可以任意違反毀棄乎？據上月二十四日閻錫山復蔣主席養電，有謂「錫山號電所呈兩點：全體大會，為黨國最高機關，不可貽人以口實，必須設法消除。」夫第三次全體大會之須召集，照黨章之規定，或根據黨國目前之環境，皆屬必要，前已詳明言之，閻氏身為黨員，且為中央委員，對於中央決議召集之全體會議，而謂「必須設法消除」，此種荒謬絕倫之見解，若不根本剷除，則吾黨威信，尚何可言？吾人要知森嚴之黨紀，凡屬黨員，皆應絕對遵守，閻氏雖有個人中心之武力，其於森嚴之黨紀何！故執行黨的紀律，以剷除違反黨紀，毀棄黨章之封建軍閥，為黨國目前最迫切之要求，而不能絲毫容忍遷就也。

第二，自三屆二中全会舉行以後，所有規定在訓政時期應當進行之建設工作，因忙於叛逆之徵討，種種實施方

案，均未詳細製定，致全部建設計劃，未見若何端倪，即以廢除領事裁判權一事言之，廢除領事裁判權之原則，雖已經國府公布，而實施法規，如管理外人訴訟施行法……迄未頒布，對於廢約前途，自無良好之成績可言。故訓政時期各種建設工作之具體方案，亦須在茲次之全體會議，詳細製定，以完成本黨所肩荷之艱鉅的建設工作。

第三，本黨自北伐完成以還，迄未能完成建設之使命，而使黨的基础，日陷於風雨飄搖之中者，則以各地封建軍閥，始終不能去掉一脈相傳之軍閥心理，稱兵作亂，叛變中央有以致之。蓋黨國所希求者，在於和平統一，而軍閥所希求者則在割據一方；黨國所希求者，在於裁兵建設

，而軍閥所希求者，則在擁兵自雄。因是革命之中央政府，日苦於戡平叛逆之不暇，致迫切之建設工作，不能如期完成。而黨基亦日在風雨飄搖中也。故在今日而欲鞏固黨基，完成建設，則惟有實施編遣，根本剷除割據一方，擁兵自雄之軍閥，此種工作，雖極艱難浩瀚，然黨國之安危存亡，却於是繫之。此固吾人最迫切之要求也。

上述三者，為吾人目前最小限度之新求，本黨能否完成革命建設之使命，中國能否渡過軍閥政治之難關，均於森嚴黨紀，完成建設，實施編遣三事繫之。舉國一致擁護之三次中央全會，對此三事，當能滿足國人之願望也。

○ ○ ○ ○ ○



民生主義中之資本問題

桂崇基

在未講節制資本之先，須先明瞭資本是什麼意義。關於資本之定義，各派學者主張不同，吾人若一講來，實不勝其繁，所以我們只能概括的說明他的意義。但各派學者，主張不同，吾人大別之可分爲二派：

1. 資本是生產的工具

2. 資本是剝削的工具

何以說資本是生產的呢？因人類是有慾望的，財產之發生，即基於人類慾望，而資本不過是財產中之一種，財產可分爲二種。

A 享樂財產亦名消費財，是直接供人享樂之用，好衣服房屋是。

B 生產財產。是間接的，是用來再生產的。如工廠器具是。此生產之財產，即所謂資本。

此種分法，非以其物之形狀性質而言，是以其使用之目的而言，譬如有一些信紙，如用於家庭間或朋友間，即爲享樂財產。如用於商人之討論貨價，討要貨賬，即爲生產財產。黃包車如用於普通家庭，爲享樂財；如用於醫生之診病，即爲生產財。所以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不是看他的形狀性質，而是看他的用途。

有許多人謂資本與土地勞力比較，是次要的，他們的意思是：原始人類，并無資本，可以生存。魯濱孫獨居荒

民生主義中之資本問題

島，沒有資本，亦可以生存。此種說法，就原始人類說是可以的，但如在現在則不可，到現在資本已與勞動土地佔同樣地位。如無資本而欲謀生，實在是不可能的。何以呢！因現在之人類社會已非原始時代之人類社會。一切生產，皆賴資本，如果在現在還有人赤手捕魚，則此人必不能生存於社會。所以我們可以說，現代社會之人，如無資本。即不能生存。此語到現在纔漸漸顯明，因自工業革命後，工人與生產工具分離；有生產工具（即資本）之人，即可作主人；而一般沒生產工具之人，終日勞苦供人驅使，其生活幾與奴隸同。此點如將歷史上過去之事實，詳細述出，更覺明顯，在原始人類社會，生產並沒有什麼工具，後來雖然曉得用木器石器，但亦甚單簡，不用多少力量，即可製得，如打獵之木棒，不需要多少勞力即可獲得。此時之生產工具，仍不甚顯明，及至到了打獵的用槍砲，工人有機器，此時生產器具之重要，始漸顯明，而同時生產工具，亦與生產者分離。於是勞動者不得不處於資本家苛刻的條件之下，出賣他們的勞力。於是即有第二派之主張謂資本是剝削的工具。

此二派之主張，就表面看是絕對相反的，但實際不過是一件事的兩方面而已。就經濟性質言，資本確是生產的，如就社會的及連帶的性質言，則資本確爲剝削人的工具

。因現代之資本，已為少數人所有，大多數人皆在他們的掌握之下過生活。但我們如再問資本何以為少數人所有，則不得不研究資本主義之形成，自工業革命後，生產工具，已由很簡單之器具，一變而為很複雜之機器，一切生產工具皆機械化，買一機器，動輒數萬元或數十萬元，因之，一般缺乏金錢之人，必不能取得機器，而機器遂為少數富有錢財之人所獨有。

吾人若研究此輩資本家之何以能如是，并非其才力聰明比一般人高，而一般勞動者，也并非其低能兒，其所以能如是者、別有原因。至資本產生之原因，大約可分為三派：

(一) 儲蓄。謂資本是由儲蓄而來，積少成多，便成了資本。現在資本家之所以能控制經濟，是由他或者他的祖先節省儲積而來。這一派學說。就表面看，是很有力量的，很足為資本家作個強有力之辯護。但吾人若稍一說明，即知此說無根據。試舉例說明之：如現在之講堂上，放着許多椅子，我們可以說，這些椅子是校工一個一個漸次搬進來的（此正與謂資本是由積蓄而來相同。）但此只能說明集聚之情形，而不能說明其產生之原因。故儲蓄說，亦只能說明資本積聚情形，而不能說明產生之原因。

(二) 資本是由所得同儲蓄而來。此派學說，雖加上所得二字，但大體是與儲蓄說相同，只不過是上二說之修正而已，亦不能說明資本產生之原因。

(三) 資本是由勞力構成的，此派學說，本較上二說發生甚早，但因他能說明上二說之錯誤，故到之於最後，其意即謂資本是過去的勞力之結果。（自己同自己之祖宗，或社會）故資本之形成，非個人之力，乃全社會之力。正如一個桌子的造成，不只是木匠之力，是由農人運輸者鐵匠及其他許多人的勞力。

至於資本家之形成，大約是：

1. 遺產而來
2. 薪俸而來
3. 利息而來
4. 搶奪而來

薪俸不能成為資本家，每月十數元之工廠工資，固不足成為資本家，即以我國國民政府之特任官，每月薪俸，亦不過八百元，亦不能成為資本家，而控制經濟。靠搶奪而成的，雖有亦不甚多，故現在之資本家，大多數是由遺產利息而成。但遺產利息，並非自己之勞動，是承受或掠奪他過人的勞動而成，所以現在有許多思想家，謂資本是不正當不公平的。

上面所說的，是就理論方面，至事實方面，吾人若問資本，是否正當，須先問資本制度所發生的結果如何？資本制度所發生的影響：

1. 社會方面。使一般人收入不平等，外國之資本家，有每年繳所得稅，即須數百萬元。而美國之資本，十分之

六，是屬於富於資產之人。十分之四，是屬於其他的大多數人。而此輩富有資產之人，不過佔全人口之百分之十或二十，而其他百分之八九十人，不過佔資本之百分之四十。以致一般人，不能維持其最低限度之生活，以造成階級鬥爭之基礎。

2, 民族方面。在現在之工廠制度下，一般工人，每天必須作十幾點鐘的工作，既無暖衣，又無飽食，而廠中空氣，又十分惡濁，以致他們的生命，即被摧殘而夭折。而工人之子女，因資養之不足，不能得到充分發展，工人佔全人口百分之七八十，於是整個民族，即于無形中，受莫大之損害。

3, 政治方面。我們看美國每次選舉，活動費即需數億萬金。此就已經宣佈的而言，如加上沒宣佈的恐不止此數，蓋因美國之活動費，在法律上是有限制的。我從前在美國求學時，曾遇到美國的一次選舉，學校認為是很隆重的一件事，於是便放了假，我們打算去聽共和黨大總統候選人的講演，那知他們知道我們要去聽，是便替我們打好了車票，招待我們去聽，這不過是很小的一件事。至於他們的數億金幣，是從何處得來，是從資本家捐來的，而資本家之捐款，是有條件的，他之所以要幫助這一黨這一人做總統，是預備他執政時，為自己謀利益的。但美國人或者要伸辨，說他們美國人能看報能聽講演，選人是自由之意志決定的。但我還要問，美國之報紙如何？美國之報紙

民生主義中之資本問題

，操於報紙大王之手，正如煤油之有煤油大王，無論在大小城內，統有他的報紙，通信機關，以致一切新聞言論，皆操在他手裏，故人民雖能看報，但看報又有什麼用呢？

再就美國之教育而言，大學多半是由私人創設的，而資本家之所以要捐款創設學校，是要實行他們的教育政策。故美國之大學教授，在教室授課，亦要擁護資本家，議論稍有不慎，飯碗就要打碎。Bird教授因著 *Interpretation of American Constitution* 被學校辭退。美國之大學教育為資本家所把持，由此可想而知，而一般中學小學，又是由大學生去辦，故結果美國之教育，完全為資本家所包辦。

再就法律方面。美國之政治教育既如是，但有許多人還要說，美國人民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其實也不盡然，我們試看兩個人犯了同樣罪，一個是貧民，在未判決前，有錢的可討保外出，沒錢的得坐監，判決時，沒錢的須受徒刑，而有錢的，可以用錢贖罪。故一般平民之自由，只有自由死，其餘的簡直談不到。

根據上述諸點，我們可以知道資本主義下之民治，實在是假的民治。大多數人還是處在壓迫之下。更可知資本制度是違反大多數人之利益，剝削大多數人之生存權。

4, 經濟方面。資本制度，既以營利為目的，生產不根據人們的慾望，而根據購買力，以致生產不能適合大多數人需要。且用廣告宣傳，靡費許多金錢，即就美國一國而

言，電燈廣告一項所靡費之煤，可以供給全美國人冬天燒爐之用，若加其他廣告費用，爲數當不止此。資本主義，既以營利爲目的，因之凡能達到他的目的的手段。勿論他對於消費者有多大的害，他也是不管的，以致生產的貨物，表面上雖然是炫耀奪目，實則是賤品劣貨，使消費者不特靡費金錢，且因賤品劣貨而受害。

吾人若合起來講，資本原爲生產工具，但到了爲少數資本家掠奪後，即爲製造不平等之工具。

資本到了爲少數人操縱後，既有上面種種不良結果，於是從許多年前一直到現在，時時有人要出來改良他，或者要防患於未然，即使有些資本家及篤信資本主義之人，亦以爲有許多欠缺，而想法子補救。因各人之立場不同，於主張亦異，約言之，可分爲二派。

1 社會改良派。此派發生於一八七二年，因當時已經過工業革命，資本主義之爲害，已逐漸顯明。於是一八七二年，有許多學者，開會想謀救濟之方法，一八七三年，成立一社會政策學會。此派之代表人物，有：Schmoller, Wogner 他們認爲十九世紀之繁榮，是由個人主義產生出來的，但許多由資本主義而產生的罪惡，他們也看到，於是不主張將資本主義打倒，只要改良一下，他們以爲工人可以團結起來，與資本家對抗，用工會方式，如果工人力量不足時，政府可用行政及法律力量干涉之。於是主張用勞動工資分配法，勞動保險法，此種主張，我們固然不能

說，對工人毫無利益，但因此資本主義因之更得保障，而延長其壽命，結果，到後來補不勝補。實則，此種方法應從根本上着手，只用挖肉補瘡的方法，結果弄得社會之不平如故，工人之痛苦如故。

2 社會主義派。此派之歷史甚早，在中國如總理所引之大同篇及希臘柏拉圖之共和國皆是。但到近代，此派之思想，始逐漸發達，而其主張，是以社會上大多數人之利益爲注意點，其餘少數人是比較顧不到的。亦即總理所說的，犧牲個人的利益，謀公衆的幸福。他是反對私有財產制度的，但反對的程度，各有不同，因之，生出許多派，如：

1 共產主義派。

2 國家社會主義派。

1 共產主義派。是以馬克斯爲領袖。其實社會主義之所以能成爲有系統之科學，馬氏實有絕大之力。他承認一切罪惡，都是由私有制度造成，他要免除社會上之掠奪，所以主張一切私有財產，皆要廢除，將一切財產歸公，然後由公衆分開，如一大家庭一樣，無論何人，只要他能做工，就要做工，那些殘廢之人，無論其能否做工，應當使其受同樣之待遇，以造成其共同生產共同消費的社會，而一切不平，始能漸趨於平，他所採取之手段：

1 階級鬥爭

2 勞動者專政

1 因資本家不肯輕意放棄他已得之利益，而現在之政府，是由資本家操縱把持，於是不得不團結起來，作階級鬥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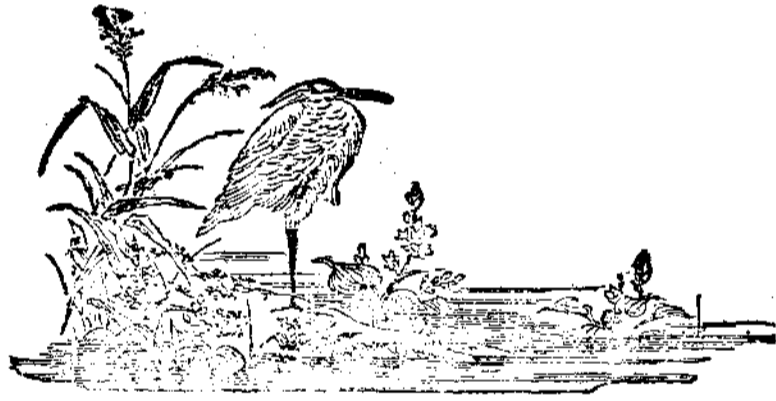
2 資本家打倒後，如勞動者不把政權取得，結果，必至政權旁落，故又主張勞動者專政。

他們的意思，是要將資本集中，等到資本集中在少數人手時，然後勞動者，便可輕而易舉的從他們手中奪過來，因資本不集中，散在許多小資本家之手，取得甚不易，如集在少數大資本家手中時，只要將此少數人打倒，即可成功。他們的目的，與其他社會主張者，並無多少分別，所不同者，是在他們所採用之方法，即階級鬥爭與勞工專政。因階級鬥爭，是社會之上極不自然之病態，不特不能將資本家原來不平等除去，反能使社會上引起其他之不安

，而勞動者專政，更違反民權主義。

2 國家社會主義派。此派之發達，是在德國，雖然其他英法等國，亦有，但不如德國之顯著。此派主張，亦以現代之經濟組織是不平等，是為少數人佔有，所不同者，是只要生產財歸公而消費財仍歸私人，因消費財是比較不能造出什麼罪惡的。於是主張一切生產事業皆歸國家或其地方團體辦理。

總理在民生主義中，也曾說過：「民生主義是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因社會主義之目標，是求大多數人之幸福，與民生主義同，而民生主義，但是要廢除私有財產。與其他之社會主義同。至於總理所說民生主義，即共產主義。總理常引大同篇說明，故總理所說的共產主義，是比較廣義的，包括馬克斯之共產主義及其他。（未完）



中國人口政策論（續）

馬星野

○三民主義者，於中國人口問題所取的態度，在緒論中已說得明白了。三民主義者，

○人口理論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论，今特演繹 總理的

○遺教，分民族方面，民生方面陳述之。
（一）民族主義下的人口理論——總理在民族主義演講中，明白地表示其對於中國人口問題意見說：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舉來比較一比較；這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原故是由科學昌明，醫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

「他們人口這樣增加迅速，和中國有什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悚然！中國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元朝入主中國，反被中國人同化，滿洲人亦然；……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口也可吸收他們；……殊不知從前滿洲人不能征服中國民族，因人數太少，……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有四個中國人，中國人便要美國人同化，」

「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德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多少的痛苦，

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經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我們的人口，……在乾隆時候，已經有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了四分之一，就說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因為到處受人拒絕，所以向各國說情，……不能經營滿洲高麗，各國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的人口，定要增好幾倍，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者，因其人口與中國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人口不增加，他們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那時不但要亡國，還要滅種，」

「自古以來，民族興亡，原於人口增減的很多，此為天然淘汰，」

總理的上面幾段話，把他的人口理論，完全發揮了，當然不需我們再行解釋，現在提出兩個問題來研究：

(一)人口的減少有什麼危險呢？——為什麼可以亡國滅種呢？

(二)我們所希望的人口增加是那一種方式的呢？

(一)人口的減少有什麼危險呢？——英儒 Dr. Hubbard 說：「亡國的方法很多，人民不願傳後，亦其一端，」可見人口減少，可以亡國，是中外一致承認的，羅馬的亡國，便是一個好例子，當羅馬極盛時代，人民強悍好戰，四征八討，把疆域擴充到橫跨歐亞，以後帝國過盛了，地多民富，驕奢淫佚的風俗，於是造成男女縱欲忘恥，把婚姻制度拋在九霄雲外去了，人民抱定快樂主義，只顧目前，不欲傳後，只顧本身，不顧國族；於是民數日減，國勢日削，野蠻的日耳曼人一旦侵入，這莊嚴雄偉的羅馬帝國，也土崩瓦解，昔日之豪華煙消雲散，只做詩人憑弔之資料而已。

現在世界各國，其所採取的人口政策，都是增加人口，其理論的根據，可分數方面述之，

(一)政治上：——絕對的自主權，以不受任何外來勢力的支配，或牽制為主；我們民族主義，是求國際上的自由平等的，為達到此目的，必先有斷絕的自主權，中國人口減少，將危及於政治上自主權，譬如：領土的保全，是獨立國最要的原則；但中國因人口分配之不均，蒙藏滿洲一帶隨時有外人侵入的危險，推其原因，以未能移民實邊之故，現在日本以年增八十萬的人口，無限制的向滿蒙一

帶運來，高唱其滿蒙積極政策，想把其人口的勢力，危害及中國政治上的主權，據最近南滿鐵路局調查，日僑在東三省的分配如下，

(一)日租界以內：

關東州.....22,510人，
南滿鐵路附近.....31,688人，
日領事區域.....45,999人，
總計.....8,9,257人，
(二)日租界以外：

吉林.....8,199人，
海龍.....1,138人，
龍井.....11,071人，
頭道溝.....1,468人，
百草溝.....68人，
通化.....51人，
鄭家屯.....42人，
滿州里.....234人，
齊齊哈爾.....324人，
赤峰.....39人，
安東.....11,501人，
局子街.....258人，
輝南.....333人，
甯古塔.....20人，

其他..... 876人，

這些日僑，都在東三省經濟上，政治上，佔主要地位，現在木屐已滿佈東三省了，他們爲自己利益保全，竟數度出兵干涉中國之革命，這是證明中國的政治上絕對主權已被侵犯，是青天白日旗的大污辱，我們要增加人口，移民實邊，以抵抗此人口侵略，

(二)經濟上：經濟問題，包括農業，工業，商業，等各事業發展，故經濟上的生產，消費，交易等情形，視農工，商等業之發展與不發達爲轉移，於農業上說：中國人口與土地比較，只覺人口之太少；但中國的食料，是不能自給的，此皆因許多荒地沒有開闢，在內地荒田曠地，觸目皆是，在蒙藏滿洲一帶，更不用說了；那些曠地都是生產農產物的母親，試問有否墾闢，種植的必要？滿蒙一帶沙漠質的土地，如果用新式的灌水法，或開運河，則其土質之佳，生產力之強，恐有過於江南一帶，所以中國不但礦業，工業，交運業，沒有振興，都有無窮發展的必要，便是已經發達的農業，還須努力擴大其區域，這農業區域的擴大，都是需要大量的勞動力的，如果人口減少，則不但中國寶藏不能開發，即中國現在的生活資料，也不能供給了。

復次，工業的容納人口數量，遠高於農業，這是大家承認的，中國的工業，除幾家外國資本所辦的工廠外，國劑的直等於零，工業的發展，是一國經濟力增高的證據，

要發展工業則需要很大的勞動力，如果照 總理的實業計畫，則恐現在中國的勞動力是不夠的，如果照馬爾薩斯派的主張，限制貧窮階級的人口，則工業前途還可設想嗎？

(三)軍事上：——世界的真正和平，一日不實現，則國家的軍備一日不可缺忽，這是一定的道理，我們民族主義者，固不是野心的帝國主義者，專以武力侵略爲能事的，可是民族主義，斷不是空想的世界主義，我們不能空口說和平，坐待他人用機關鎗，綠氣砲，來毀滅我，我們要求本身的自由平等，要從壓迫的下面解放，則非如日本，土耳其等與俄帝國主義，或英帝國主義短兵相見不可；我們要求境內的民族平等，階級平等，則非用武力解除軍閥等壓迫勢力不可；我們要求世界各被壓迫民族自由獨立，則非與各弱小民族團結一致，向帝國主義進攻不可；所以我們爲獨立而設軍備，爲和平而設備軍備，我們要增加人口，增加民衆的武力，

從前中國人已曉得此理，故勾踐欲報吳仇，恐國人不善，令壯者勿娶老婦，老的勿娶壯妻，女子十七不嫁，罪其父母，丈夫二十不娶亦然，生男授二壺酒一隻狗，生女授二壺酒一隻豬，所謂十年生聚，加以教訓，結果吳仇得雪，這種辦法固然幼稚，然爲有充足的軍備，人口非多不可，葉水心說：「昔者，戰國相傾，莫急于致民，商鞍所以壤井田開阡陌者，誘三晉願耕之民以實秦地也，漢末天

下殫殘三國爭利，蜀之亡也，爲戶二十四萬，吳之亡也，爲戶五十餘萬，而魏不能者，百萬而已。這項理論與總理意見是一致的，我們外受帝國主義的蹂躪，內有軍閥土匪的跋扈，如果不急治爲人民的軍旅，以抵抗一切武力，則民族前途不可設想了！

以上三項，是我們提倡增加人口的理由：

(一)我們所希望的人口增加，是那一種方式的呢？——當然我們不願意我們姑娘姊妹們盡量地製造花而不實的小中國人；同時我們不願意我們姑娘姊妹們犧牲他們的精神時間，終生在懷胎分娩之中，前面說過提高生殖率，是中國人口的大禍所由，我們現在再提倡增加生育，豈非矛盾之至嗎？所以我們所希望的人口增加，有下列三個方式：

(一)人口的增加，由於死亡率之減低，

(二)生產率不必過高，不能太低，在於中等間，

(三)質的改進，

人口增減，可從生產率同死亡率的關係中看出，我們把生產率與死亡率，都分爲高低二等，則可演出四種不同的方式：

(一)高生產率低死亡率，——人口激增，

(二)高生產率高死亡率，——人口不增，

(三)低生產率低死亡率，——人口緩增，

(四)低生產率高死亡率，——人口減少，

以上四種方式，第四種，就是減種的趨勢，除了瘋狂

的人們，沒有不認爲絕對不可採取的，第二種方式，就是中國現在的人口現象，其流毒在第二章中已論得很詳細了，第一種似乎很可以採取的，但有不可能的理由在；一方面固爲有高生產率而爲低死亡率的國家，在現代還沒有看見，照人口學者的結論，高生產率的國家，同時必是高死亡率的國家；別一方面因爲在文明的社會裏，生活高尚的社會裏，死亡率固然可以降低，生產率斷不會提高的；因爲女子受到了相當的教育，定不願意多生產，有妨礙其社會的工作，同生活的樂趣，同時人類生活的慾望提高，責任心也加強，不願其未來的子女受饑寒的壓迫，或有生活不足之感，因此所謂第一種人口增加的方式，只是理論上的產物，在實際上即不能採行，亦不可採行的。

最後只有第三個方式，可以採用了；但所謂低生產率低死亡率者，斷非二者相等之謂，不過其生產率沒有中國現在的高度罷了，我們可以希望死亡率降至最低，我們斷不能讓生產率降至與死亡率相等的地位；因爲社會是進化的，生活資料是日益加多的，所以社會進化，生活資料加多者，也只爲人口增加而有此種需要而已，

現在文明的國家，此種趨勢最爲明顯，何以法國以低生產率低死亡率的國家，反提倡獎勵生育呢？因其生產率不能維持中等程度之故，中生產率低死亡率的優點，是很明白的，一方面人口可以日益增多，民族的生命可以保存，民族的精神可以發揚；一方面社會的浪費可以減少，因

生育同死亡都是社會中很浪費之事，女人懷胎十月，不能做工，只有消費，沒有生產，小孩自墮地至成年，也純是消耗的，更加以幼稚教育費，嬰孩治療費等等，都是浪費的，而且嬰孩最容易夭折，這筆開支，更是冤枉了，至於死亡是社會很大浪費，更是明顯了，在物質上，社會減少了生產力，治病費，埋葬費等，在心理上，製造社會或家庭的悲哀空氣，鰥寡孤獨者，都是受此空氣而減退其生產能力的，

就個人來說，低死亡率更多利益，因死亡率減低，人們壽域延長，換句話說，就是孩童期減短，因為孩童期，是人生的預備期，於社會是消耗，於本身是無能力，如果美人平均壽長三十歲，孩童期為十五歲，則佔全生命二分之一了；如平均壽長六十歲，則只佔全生命五分之一，同是十五年的預備，一種人可以替社會服務四十五年，一種人只能服務十五年，於社會上說，是喪失了四十年之生產力，於本身說，則其平生的抱負共得實踐了三分之一；而且這三分之一，祇是在嘗試與錯誤(Hail and Error)之中，不比那五十齡，或六十齡的年長者，有數十年的閱歷同經驗，所以這是怎樣可惜的事！這是怎樣可悲痛的事！

同人口增加有同樣，——或高一級，重要的問題，要算質的改良了，為什麼日耳曼民族能以六千七百萬人在北海的一隅雄視一世，同全世界——除一二國外——的民族開戰能夠支持到十四年而常勝呢？為什麼盎格羅撒克遜

民族能以三千八百萬人在歐洲東偏的孤島上，能夠永執世界的牛耳，使國旗終日夜得見日光，其子孫分居美洲大陸，也居然能一躍為世界第一富強之國，以金元之力，馳騁全球呢？為什麼中國以四萬萬人口，居世界最沃之野，今日反為列強之次殖民地？為什麼印度以三萬萬人口，受天然之富產，今日反為英人之奴隸，求為子國而不得呢？這些原因，祇能歸於民族質的問題，因為日耳曼民族有沈毅雄驚的品質，因撒克遜民族有精果耐苦的品質，所以造成條頓民族今日的光榮；因印度人的萎靡不進，因中國人的和平妥協，所以弄得今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局面，民族主義者之於質的改良，能夠不十二分注意的嗎？

結論民族主義者的主張，是認定人口減少，於政治上，經濟上，軍事上，都有切膚之害；於民族的生存有極大的危險，故主張增加人口；然增加的方式當要：(一)死亡率減低，(二)生產率折中，(三)品質改進，這是民族主義下的人口理論。

(一)民生主義下的人口理論，——同在民族主義講演中一樣，在民生主義講演中，總理也明白表示其于人口問題意見，

「法國四千萬人口，」因為能夠改良農業，所以得中國二十份之一的土地，還能夠有飯吃，中國土地的面積，比法國大二十倍，如果能夠做效法國來經營農業，增加出產所生產的糧食，至少要比法國多二十倍，法國現在可以

養四千萬人，我們中國至少也應該養八萬萬人，全國人口不但是不怕饑荒；並且可以得糧食的剩餘供給他國，」

「但是中國現在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是怎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穀飯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超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着了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不止千萬了，照外國確實的調查，今年中國的人數，只有三萬萬一千萬，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

「所以少了九千萬之故，就是由於沒有飯吃，所以然者，其原因很多，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外國經濟的壓迫，」

「因為受了外國經濟的壓迫，沒有金錢送到外國，所以寧可自己餓死，還要把糧食送到外國去，這就是中國吃飯問題還不能夠解決，」

「現在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方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

由上面幾段話，可以看出 總理對於中國現在人口問題是怎樣解釋，對於人口問題的解決，是取怎樣的態度了。我們研究民生主義者的人口理論，亦可提出二問題來加以討論：

(一)人類在社會上面，應該不應該個個都有飯吃？——便宜的飯——吃呢？——生存權之有否問題？

(二)中國人生活的貧困，是否因為人口的過庶呢？

(一)人類在社會上應該不應該都有飯吃呢？——資本主義的經濟學，——尤其是馬爾薩斯這樣，——是根本承認社會於個人不能給以生存權的，所以馬爾薩斯一口咬定，以貧窮的人生兒子，是莫大的罪惡，他以為人到了世上，就要向其父母討生活資料，如果是沒有，也只得回到故鄉去，他又以為慈善事業是罪惡，在大庭廣眾之人，以錢給叫化子是不對的，這就是說：社會上根本是不平等，資本家喂狗的食料，斷不肯給貧人做口糧的，我們如果批評這種學說，定要牽及平等問題，現在只能採各家的意見列之如左：

Olbert Langee的意見，謂世間一切生物中，對於抵抗力愈少的東西，每每加以最多的愛護，這是自然的天性，特生存競爭的法則，却又不惜把這愛護的目的，（弱性生物），加以淘汰，社會問題的根源，就在這種大矛盾中間。

Arthur Young也認定生存權，是一種社會權，也會經說：「有三子以上的農民，只需要半「耶加」的土地，牝牛一二頭耕種，馬鈴薯便可生活，」

Thomas Paine的意見，以生存權是人權的一種，並非關於慈善事業的一種權利，所以只要是人，使天賦有生存權，不容學者擅自剝奪的，

Paley更進一步的說：照神意，照自然法，照人類的

本能，和習慣，都是貧人有要求富人救濟的權利。人類一般的權利有三項：a, 對於土地上果物及蔬菜的權利，d, 對於動物肉類的權利，e, 對於極端必需品的權利，

Weoland說，使窮人餓需要滿足，是我們絕對責任，並且它的效果在社會上有什麼關係，都可一概不論，

Place說得更澈底，他說：「馬爾塞斯否認無業的窮人有權利吃飯，但是他承認無業的富人有這權利，」

Patrol仿着馬爾塞斯的體裁說下列一段話：「在自然界的大宴會裡，沒有人是僧正，都是尋常的人，大家都沒有什麼差別，大家都是受人邀請來的，都應該隨意享受一分賓客的生命，是神聖的投請，在一個席上便含着平等的意思，並且占有一個生命「便占有一分請帖，」

這些議論，皆可以使資本主義經濟學家的馬爾塞斯，門之發抖！我想：馬爾塞斯否認「生存權」的論調，正足以代表資本主義的殘苛自私。民生主義是根本反對資本主義的，是要建設「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社會的。因為各盡其能，社會上定沒有具勞動力而不能賣，或有勞動力而不用的人。因為各取所需，社會上定沒有貧困奢侈之分，或過富飢餓之別，所以民生主義，是根本承認人類一到社會，都有其生存權。固然三民主義者，是認人類有實能智慧之別；然各人是社會中一分子，各為社會分工之一員，先知發明，後知宣傳，不知實行，缺一而不可，其於社會上的効力，是平等的；當然，各人的生存權利，也是平等

。在現在資本制度之下貧民及殘廢者的生存，是沒有保障。即使他們也有所謂慈善事業來救濟；然其出發點便不是同，他們視慈善事業是可有可無的，人民的貧困飢餓，不是社會統治者的責任。在民生主義的社會，人民有貧困飢餓之憂，其政府要負絕對責任，在政府之下有一夫之饑，一婦之寒，都是政府的罪愆，所以 總理說：「我們講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

我們要問社會上貧富的區別的發生，是為什麼呢？貧窮的原因，據多數學士的意思，有百分之五十到八十，是由於經濟的關係。在西洋各慈善機關所調濟的人，有百分之二十到四十，因為缺少職業，不見雇於人纔貧窮的，罷工或工廠倒閉之時，貧困者亦頓增，至錢行市價的漲落，及租稅方法的不良，也是致貧大因。除此之外，衛生之不良，教育之不良，政府之溺職，年紀之耄老，家庭主要人之死亡，都足使人貧困，總而言之，貧困起於社會制度之不良，不是因個人品質之特差，

至於富人，其成因更不是因其品質之特長了。尤其是中國社會卑鄙無恥的市僧，靠祖宗吃飯的子孫，以及強姦狡猾，都是天賦以特等生存權。反之，品質優秀，道德高尚分子都要活活地餓死，豪富的家庭，是不能產體質強健的子裔，醜態貪婪的劣紳們，沒有人格高尚的繼承者，所以貧富的區別，斷不是品質優劣的區別。我們承認每人在社會上有其生存權，斷不是同物競擇適者生存之原則衝突

的。反之，那替資本家地主做護身符的馬爾薩斯先生，他只許沈醉酒色中的富豪傳種，不許壓迫在貧困下的天才們養子，真是大反達爾文之主張！

結論：貧富不能為智愚的標準，要使生存競爭。社會進步，不能限制貧人的生存權。凡是有人的生命者，社會當即承認其有生存之權，使其都有飯吃。

(二) 中國人生活的貧困，是否因為人口過庶呢？許多研究人口問題的學者，誤會貧困，就是人口過庶所產生的現象，這是要討論明白的。

我們要研究貧困問題，必須先把貧困定一個標準，住高大洋房，出入汽車，食必山珍海味的人，看住中國式房屋，坐馬車，吃普通飯的人，就以爲他們是貧窮。每月得數萬塊錢的官僚，軍閥，看到他手下賺幾千塊錢一月的僚屬，就以爲他們是貧窮。銀行經理，洋行買辦，看到小商店的經理，司帳，就覺得他們是貧窮。這是各人的地位不同，因之所得的薪金亦異，或各人的身子不同，他的貧窮的觀念也就不同。而不是個人貧窮的標準。因爲這是全憑主觀眼光的判斷，只是一種比較的貧窮。

一個人生活在人類社會裏，因保存生命的關係，必需養活生命的東西，這養活生命的必需品，便是衣食住三者，三者缺一，便是不得生活，這是任何人都知道的。所以要解釋貧窮的意義，必須從衣食住三者，去估定一個人每年要吃必需的米麥，蔬菜，肉類若干，至少要穿衣服鞋襪

等若干；還要估據若干方寸土地，爲他避免風雨之所，便是人類生活最低的限度。凡在這限度以上，便可生活，如在這最低限度以下，則生命便不能維持了，這就叫做貧窮。

在貨幣經濟時代，交換物品的，都需貨幣，故必須把一個人每年必需的生活資料，以貨幣估計，方可定下一個標準。但是貨幣的價值，時有上落，並不是終年固定的，所以仍然不能以貨幣去規定每人每年生活資料的最低限度。無可奈何，我們只能說一個人每年賣勞力所得的報酬，不是以維持他每年最低限度的生活，這便叫貧窮。例如：一人每年正當生活費，需要二百金，而他每年工作所得的報酬，只有百八十金，便缺少二十金，不能不向人借貸二十金，方可維持他一年的生活，這樣便叫貧困。

但是每個人，除了衣食住三者之外，尚有疾病時所需醫藥費等，也是極緊要極正當的用途，也須歸入生活費以內的，所以說一個人不能滿足他生活最低限度的需要，就是一個窮人。

假使一個人因貪逸惡勞，不去勞動，以致生活上必需品不能滿足，或全部分都得不到，變爲窮人，這是情性所致，與人口問題沒有直接關係。假使一個人已經耗費了他應該換得生活最低限度的勞力，而他仍然不能滿足他生活所需要的物品，便是他出賣勞力所得的報酬，不能抵償他所出賣的勞力的代價；或是一個人確是有勞動的能力，他

勞動的結果，可以換得他的生活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或維持他的最低限度生活外，尙可有餘，而他竟沒有出賣勞動力的場所，以致他的勞動力無處可賣，不能換到他生活的必需品，這種窮乏的現象，就是研究人口問題者所應該注意的了！

假使這種現象，成爲社會的普遍現象，那些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生活的，和失業的勞動者，佔據了這個社會的多數，這個社會便成爲一個貧窮的社會了，這是應該迅速的設法救濟的。然此是貧困問題，不是人口過庶問題。這種現象，年來在素稱富裕的歐美各國裏，也常有發生，列強政府，也已明白。這不是人口過庶問題，所以救濟之法，惟從減少失業，和增加工資一方面着手了，

我們認識了人口過庶，和窮困問題根本不同；而且知現在所急需解決的問題，不是人口過庶與否，而是如何救濟貧困。因此便可斷定現在的人口問題，便是怎樣使不能滿足最低限度的生活的，得以滿足其生活需要，及怎樣使有勞動能力，而不得出賣勞力的，得以出賣勞力，滿足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這便是現在世界上最重大的急待解決的問題。爲研究人口問題者，所不可輕易放過的！

尤其是在中國，我們要注意貧困的解決，爲什麼大批的華僑每年從太平洋渡至加拿大西部，及加利佛尼？亞洲一帶拿很低的工資，替他們開草萊，造鐵路，一個不是還要驅逐出境，這樣看來，似乎中國的勞動力，已是過剩了

。但試回過頭來。看中國交通事業是怎樣的幼稚。堂堂首都的南京，還沒有半時強適人意的馬路，難道中國人喜歡別離其妻子，冒太平洋風浪之險，在加拿大森林中與猛獸毒蛇爲伴，而不願在南京城裏，替中國人造馬路麼？這是證明中國的人民已沒有機會出賣其勞動力，以滿足其最低限度的生活需要了，這可見中國不是人口過庶，是民生問題沒有解決，就是貧困問題沒有解決，

總理明白了此二種的分別，所以在民生主義之中，主張要四萬萬人民都有飯吃，於民族主義之中，主張中國要增加人口，據一般以人口過多爲社會貧困之源的學者看來，是前後矛盾的。但我們以精密的眼光看來，其主張一貫的，是合於中國需要的。因社會貧困，所以發生人口問題，爲解決貧困，所以提倡增加人口。你看偌大的中國，要民族之自由獨立，要社會的健全進步要經濟的發展平衡，沒有很大的人口可以做得到嗎？

結論：人口過庶，與貧困問題，根本不同。現在所解決的是貧困問題，是使四萬萬人民都有飯吃。

我們根據總理在民族主義，民生主義演講中所遺的教訓，把所提出的四個問題，有相當的答覆了。我們於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既然確定了，於是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我們於中國人口問題所取的政策。因理論是政策的母。因有馬爾薩斯的學說，才有節制生育口號下的道德，制裁預防受孕等政策。所以我們要消極的去打倒節制生育的政

策，必需先把馬爾薩斯人口理論內幕揭破。同時我們要積極的去建設中國現在社會所需要的人口政策，也必需先把先總理的遺教，三民主義者的人口理論，充分闡明，

在第二章裏面，我們明白了中國人口的現狀，在第三

章裏面，我們明白了三民主義者人口理論，有了事實，有了學理，我們才可以討論政策。

……中國人口問題的理論完……

未完

※

※

※



中國國民黨之特徵及其沿革

張秉逸

(一) 叙言

我們要明白中國國民黨之特徵及其沿革，必須認清下面幾點：

- (一) 什麼叫做「黨」？
 - (二) 什麼叫做「革命黨」？
 - (三) 什麼叫做「中國國民黨」？
 - (四) 中國革命運動的動因
 - (五) 中國國民黨過去變革的幾個階段
- 茲逐一說明之：

(二) 什麼叫做「黨」？

「黨」之一字，英文爲 *Party* 譯成中文，就是「部分」或「羣」的意思。如果照這個廣汎的意思說，凡人之一羣或一部分，都可名之曰黨。不過我們現在要研究的，不是這一類廣義的黨，而是自十七世紀後半期英國「權利請願書」發生後之政治組織的黨。

我們要研究黨的定義，須以極客觀的態度抽象普通政黨或革命政黨的共同點而下論斷，絕不能站在某一黨的立場，而為主觀的解釋。如果站在某一黨的立場，以下黨的定義，結果，這個定義，不是只能解釋甲黨，而不能解釋乙黨，就是只能解釋乙黨，而不能解釋丙黨，這樣，便不是一般的黨的定義，只可算是某一黨的定義罷了。

中國國民黨之特徵及其沿革

我們從各種政黨的比較研究之中，可抽象其共同之點如下：

第一黨是人類的政治組織：人類的組織，各式各樣，如學校，工會，農會，商會，旅行團，俱樂部，……諸如此類，不勝枚舉。但是這些團體，其目的或謀教育的發展，或謀經濟的改善，或謀身心的娛樂，很少含有政治意味。而黨便不然，黨雖是人類的組織之一，但是他的目的，在謀支配政權，以實現其政治主張。因此，黨是人類的政治組織，與普通的社會團體有別。

第二，黨是主張相同的人類的政治組織：人類的政治組織，不僅限於黨，而僅僅是政治組織，亦不足以說明黨。如國會也是政治組織，但是國會是由各階級民衆的代表組織而成，階級的背景既然不同，代表各階級利益的政治主張，自不能一致，以政治主張不相同的分子所組成的團體——國會，當然不能名之爲黨。因爲黨的重要特徵，在行動統一，力量集中，以實現其共同的政治主張。而欲實現此目的，非由社會上一部分政治主張相同的人組織而成，不能基於共信而互信，由互信而團結，以收統一行動，集中力量之效。因此黨是主張相同的人類的政治組織，與一般的政治組織不同。

第三，黨是代表某一階級或幾個階級的共同利益的：

私有制度發生以後，社會上因經濟的不平等，就開始分化成若干階級，尤其是自產業革命資本主義發達以後，階級的分化日益顯明，而各階級間利益的衝突，也日加厲害。因各階級利益的衝突，遂發生代表各階級利益的主張，而形成各以階級為背景，以謀實現其主張的黨。不過黨是否代表一個階級的利益，全視社會的實際情形如何以為斷。如果在資本主義極發達，階級分化極顯明的國家，各階級間的利益，絕對衝突，無調和之可能，黨只能代表某一階級的利益。如英國之保守黨代表地主階級，自由黨代表資本家階級，勞工黨代表工人階級，便是明證。反之，如果在產業落後淪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階級的分化既未顯明，而各階級間因外力的壓迫，又有共同的利害，在這種情形之下，各階級間的利益，是可以調和的。黨便是代表這些利益可以調和的階級，以謀實現其共同的利益，滿足其共同的要求。如土耳其之國民黨及中國國民黨，便是代表各被壓迫階級利益的黨，不是代表某一階級利益的黨。從此可知黨是代表某一階級或幾個階級的共同利益的。

第四，黨的組員不限定出於某一階級：在代表多階級的黨，其分子不限於某一階級，固不待論。即在代表某一階級的黨，其分子亦不純屬於某一階級，因為有賣掉本階級利益而貪圖個人利益，以與資本家妥協的貴族工人，也有自覺的犧牲本階級利益為他階級謀利益以表同情於勞

工的貴族——特別是知識分子。因之代表資產階級的黨，其分子也有出身於「貴族工人」的，而代表勞工的黨，其分子原來出身於貴族的，更屬不少，不過在原則上，代表某一階級的黨，其分子以某一階級占主要的成分罷了。所以說黨的組員不限定出於某一階級。

總括上面四點，可以確下黨的定義如左：

「黨是社會中一部分政治主張相同的人們，代表某一階級或幾個階級的利益，以求支配政權，實現其共同主張，而結成的一種政治組織」

(三) 什麼叫做「革命黨」？

我們要了解什麼叫做「革命黨」？須先明白什麼叫做「革命」？革命是一種非常的政治運動。這種運動有四個特徵：第一，這種運動是被壓迫階級反抗壓迫階級以求解放的運動；第二，這種運動所採取的手段是非常的手段，就是被壓迫階級用嚴厲而暴烈的手段，推翻壓迫階級，以奪取其政權；第三，被壓迫階級於奪取政權之後，復用非常手段，破壞一切不適合社會需要的舊制度，以打破社會進化的障礙；第四，被壓迫階級不但用非常手段破壞陳腐的舊制度，還要建設適合社會需要的新制度，以滿足人類的要求。我們根據上面所說的革命特徵，可總括革命的意義如下：「革命是被壓迫階級用非常手段，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的運動。」

基於革命二字的意義，可指出革命黨的特徵如左：

第一，革命黨所代表的階級是被壓迫的階級：在資本主義發達的社會裏面，階級的分化格外顯明，可大別爲工商資本家階級與勞工階級，地主階級與農民階級，在這些階級之間，不但工商資本家與勞工的利益，地主與農民的利益，絕對衝突，就是工商資本家與地主的利益亦不一致，勞工與農民的利益亦非全同。基於這些各個不同利害的階級，遂形成代表各個階級利益的政黨。但是工商資本家階級和地主階級同處於剝削和被壓迫的地位，而勞工階級與農工階級，同處於被剝削和壓迫的地位，因之代表剝削和壓迫階級的政黨，爲非革命的，而代表被剝削和被壓迫階級的政黨，才是革命的。不過在這些階級分化極顯明的國家裏面，無論革命的或非革命的政黨，他們所代表的往往爲某一階級，而非多階級，因爲階級的分隔既懸殊，階級間的利害衝突，自不容易調和。反之，在產業落後淪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國家，階級龐雜，不甚顯明，一方面受帝國主義卵翼的勢力：封建軍閥，及其工具官僚，政客，土豪，劣紳，買辦階級等，他方面是反帝國主義的勢力；產業工人，手工業工人，苦力，自耕農，佃農，雇農，小商人等，在這些階級龐雜的國家裏面，受帝國主義卵翼的諸勢力，是處於壓迫的地位，有共同的利害，而反帝國主義的諸勢力，是處於被壓迫的地位，有共同的利害，而反帝國主義的諸勢力，是處於壓迫的地位，亦有共同的

利害。因之代表前者各壓迫階級的黨，便是反革命的，而代表後者各被壓迫階級的黨，才是革命的。總之，革命黨所代表的階級無論一個或數個，總是被壓迫的階級。

第二，革命黨奪取政權的方法是採取非常的手段：革命黨奪取政權的方法與普通政黨不同。普通政黨希圖支配政權，只在競爭選舉取得議會大多數的議席便够了。因爲一國的政治多取決於議會，誰能在議會中取得大多數議席，誰就可以支配政治。這種運用議會政策的政黨政治，當然用不着非常的手段。但是革命黨便不然。革命黨是要打倒舊支配階級，而完全奪取其政權，使他無復活之可能。在這種恐怖情形之下，舊支配階級爲維持其地位，鞏固其政權起見，當然要用最嚴厲的手段鎮壓革命黨。同時革命黨要反抗舊支配階級，並進而謀奪其政權，亦非用最厲而暴烈的手段以對付之不可。故革命黨在政治革命的過程中，往往免不了流血的慘劇。所以就革命黨奪取政權的方法，是採取非常手段的。

第三，革命黨奪取政權的目的，不但破壞舊制度還要建設新制度：革命黨奪取政權的目的，也與普通政黨不同。普通政黨支配政權的目的，在「保守」或「改良」現狀，換句話說，就是在現社會的經濟組織和政治組織之下，或實施其保守政策，以維持其固有的利益，（如英國之保守黨，日本之政友會便是明證。）或實施其改良政策，以和緩階級間的衝突，（如英國之工黨，德國之社會民主黨

，便是明證。〕無論「保守」或「改良」，而非「改造」現狀則一。但是革命黨便不然。革命黨的使命，是要推動社會不斷的進化的。當社會進化到某種程度而呈滯現象的時候，就是舊社會制度已失其時代需要，而新社會制度已滋長於舊社會制度之中而待產生的時候。革命黨便是適應這種需要，起而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以滿足人類的要求，和社會的需要。為達到這個目的，自不能不奪取政權，以促其革命主義之實現。可知革命黨奪取政權的目的，不僅在破壞舊制度，尤在建設新制度。

我們根據上面所說的三個特徵，可以總括革命黨的意義如下：

「革命黨是社會中最覺悟的分子，代表一個或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利益，為實現其共同主張，而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的政治組織。」

(四)什麼叫做「中國國民黨」？

中國國民黨是革命的政黨。他的特徵，分析起來，有左列五點：

第一，中國國民黨是信奉孫中山先生所著的三民主義為革命最高原則的：三民主義是革命的最高原則，他的根本精神，在求「平等」。就破壞方面說：民族主義在推翻帝國主義，以打破國際間的不平等；民權主義在剷除封建軍閥的獨裁政治，以打破政治上的不平等；民生主義在掃

除資本制度的弊害，以打破經濟上的不平等。就建設方面說：民族主義在提倡「民族自決」，以求國際間的平等；民權主義，在實現「全民政治」，以求政治上的平等；民生主義，在謀「利益共享」，以求經濟上的平等。故以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的三民主義為革命最高原則的中國國民黨，當然是革命的政黨。

第二，中國國民黨是代表一切被壓迫階級利益的：在產業落後淪為次殖民地的中國，外有帝國主義的侵略，內有封建軍閥的壓迫，在這種侵略和壓迫之下，除了少數仰帝國主義之餽餘的買辦階級及效忠於軍閥之政客，官僚，土豪和劣紳之外，其他各階級的民衆，都是被壓迫的。中國國民黨既以實現三民主義解除民衆痛苦為目的，當然他所代表的是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利益，而非某一被壓迫階級的利益。

第三，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各階級中革命分子的集團：凡屬中國民族內之各階級分子，只要他真正的明瞭三民主義，堅決的信仰三民主義，忠實的實行三民主義，犧牲個人的自由，以顧全團體的自由，放棄個人的利益，以圖謀團體的利益，中國國民黨都可認為同志而吸收之。不過中國國民黨既是代表各被壓迫階級的利益，自應以最占多數而最受壓迫的農工羣衆為主要成分，因為這樣，才能以革命民主的力量，保障整個三民主義徹底的實現，以解放一切被壓迫的羣衆。否則，難免中途為投機取巧的分子所

攙縱，而減少黨的革命性，阻礙三民主義之建設。

第四，中國國民黨革命的方法，是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和平漸進的方法改造經濟；政權之轉移，須以被支配階級打倒支配階級。在這種鬥爭的過程中，自非採取革命手段，不能達到奪取政權的目的。尤其是在次殖民地中國，政權的支配者封建軍閥，外有帝國主義者爲之羽翼，內有官僚政客土豪劣紳爲之爪牙，在這種強固的支配階級統制之下，欲謀奪取政權，非用革命手段，實無法以摧毀之。所以中國國民黨要用革命手段奪取政權。至於經濟之根本改造，實有待於物質條件之發達，及共有意識之養成，而這兩個條件之具備是逐漸發展的結果，不是斷然處置所能成功的。尤其是產業幼稚文化落後的中國，非用和平漸進的方法，更無從達到「經濟平等」的目的。因之，中國國民黨要用和平漸進的方法改造經濟。

第五，中國國民黨是以「民主集權制」爲組織的原則；民主集權制的重要意義，即（一）所有黨的機關，由下而上，都以選舉的形式產出，（民主的）同時每一個下級黨部都隸屬於上級黨部，服從統一的中央。（集權的）（二）每個下級黨部均須服從上級黨部的命令，（集權的）然在其命令的範圍以內，有完全處決該黨部所屬一切事情的權利。（民主的）（三）對於上級機關的命令認爲不對時，得依法提出抗議，（民主的）然在未判決前，仍須執行其命令。（集權的）（四）在開會時，對於黨的各种問題

中國國民黨之特徵及其沿革

題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民主的）然一經多數的決議，無論自己贊成與否，必須絕對服從其決議。（集權的）總括來說：民主集權制的作用，一方面在取決於多數，以防止中央機關的獨裁，他方面在集中權力，以收統一指揮之效。

根據以上的意思，我們可以把「什麼叫做中國國民黨」，這個問題，概括的解答如左：

「中國國民黨是中國各階級中的革命分子，代表中國一切被壓迫階級的利益，信奉孫中山先生所著三民主義爲革命最高的原則，以革命手段奪取政權，以和平漸進的方法改造經濟，並在民主集權制的組織原則之下而結成的革命黨。」

（五）中國革命運動的動因

社會進化的原因由於人類要求生存，人類不斷的要求生存，社會才有不斷的進化。我們根據總理這個歷史觀，就可知道革命的起因，是由於社會發生了民生問題。因爲人類到了不能生存的時候，就是社會的舊制度已經腐敗新制度正待產生的時候。在這舊制度尚未崩潰新制度尚未產生的過程中，社會便呈停滯的現象。於是人類爲要求生存起見，不能不起而革命，以破壞舊制度，建設新制度。不過革命的起因，雖由民生問題之發生，而革命的形式，往往因民生問題之表現而不同。有時民生問題表現爲民族

問題，即為民族革命；有時民生問題表現為政治問題，即為政治革命；有時民生問題表現為經濟問題，即為經濟革命。要之，這三種革命都是起因於民生問題之發生，而莫能外。

我們根據上面的原則，來考察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其動因亦不外是民生問題。中國古代的革命，雖是「易朝換姓」的革命，但是他的動因，總不外由於君主政治的腐敗，國內異族的侵擾，和人民生活計的壓迫，尤其是以人民受生計的壓迫，為革命的主因。基於這些原因，遂激起一般「死裏逃生」的老百姓——尤其是農民，羣起暴動。而一二強有力者遂從而利用之，以為個人爭皇帝的工具。這種事實，只要打開有清以前換朝代的歷史一看，就可以知道。

說到近代的革命運動，更是以民生問題為動因。歐洲各資本主義的國家，自十八世紀末點產業革命以後，因資本主義猛烈發展的結果，遂變成了帝國主義。始而商品過多，國內不能盡量銷售，遂不求市場於國外；繼而資本過剩，國內已無有利的投資之餘地，遂不求投資的場所於國外；同時因工業品無限制的製造，國內的原料來源枯竭，更不能不尋求原料供給地於國外。在這三種要求之下，歐洲各帝國主義的國家，尤其是英國，遂不能不向工業落後，資本缺乏，原料豐富的地方侵略，而具備這三個條件的地方，遂成了帝國主義侵略的對象，而先後淪

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了。中國既是東方工業落後，資本缺乏，原料豐富的最大場所，自難免於帝國主義之侵略。一八四〇年的鴉片戰爭，便是英帝國主義以武力向中國實行其經濟侵略的開端。繼此以往，一八五六年英法聯軍之役，一八八三年中法之役，一八九四年中東之役，中國都先後失敗，弱點盡露，於是國際地位遂一落千丈，而瓜分之禍，迫於眉睫。其時滿清復以異族宰制中國，寧願屈服於帝國主義之下，而斷送中國民族的生命。故中國民族之危急存亡，實為當時最迫切的問題。因此，民生問題遂首先表現而為民族問題。

復次，當時在滿清統制之下，中國人民在政治上毫無自由之可言。因為他們代表滿族整個的要求，惟恐漢人危害其地位，故抱定「寧送鄰友不給家奴」的決心，對於漢人，極端壓迫，絕不願給家奴以參與政治的機會。就是中東之役以後，康有為梁啟超一派的君主立憲運動，在原則上本沒有危害其皇位，然而亦不見容於太后，而被驅逐於國外。故當時中國人民受政治上的脅迫，亦陷於不能生存之境。因此，民生問題遂表現而為政治問題。

最後說到人民的生計問題更是苦不堪言。因為自鴉片戰爭以後，帝國主義的經濟勢力已普遍於全中國，大量的機器的出品充滿了中國的市場，使中國的手工業者，遂因失去市場而失業。同時農村方面，因從低廉的農產物所獲得的收入，不足以供給工業品購買的需要，遂使農村經濟

瀕於破產，而失業的農民無所仰給。加之當時滿清政治的腐敗已達極點，上而朝廷，橫征暴斂，下而官吏，營私舞弊，人民更日陷於水深火熱之中，而莫可如何。因此，人民的生計大受脅迫，而民生問題遂表現而為經濟問題。

中國近代的社會，既然發生了民族，政治，和經濟三個問題便是到了非革命不能圖存的時候了。因此，人民為要求生存，遂爆發而為近代的革命運動，以求民族，政治，和經濟三個問題的總解決。三民主義，就是解決這三個問題的唯一而適當的主義，中國國民黨，便是以三民主義為革命最高原則，領導一切被壓迫階級以促其實現的革命集團。

(六) 中國國民黨過去變革的幾個階段

我們要明白中國國民黨的沿革，須明白他在過去變革的幾個階段。茲為明瞭大概起見，依次列表於後：

- (一) 興中會 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
- (二) 同盟會 一九〇五年(清光緒卅一年)
- (三) 國民黨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
- (四) 中華革命黨 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
- (五) 中國國民黨 一九二〇年(民國九年)

基於右列分割之階段，可逐一說明其概略於後：

(一) 興中會 當乙酉(一八八五年清光緒十一年)中法戰敗之年，總理鑒於清廷之喪權辱國，即決定「傾覆滿

清，建立民國」之志。自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借醫術為入世之媒，十年如一日，迄甲午(一八九四年清光緒二十年)中東之戰起，總理以為有機可乘，乃赴美洲檀島，創立興中會。時以風氣未開，人心閉塞，故入會者，為數寥寥，僅得鄧蔭南與其胞兄德彰傾家相助，及其他親友數十人之贊同而已。然總理革命之志不為之稍沮，仍秘密進行其傾覆滿清的革命工作。不過以當時一般人士諱言革命，故不敢明白的表示與中會之宗旨罷了。

(二) 同盟會 自庚子(一九〇〇年清光緒二十六年)八國聯軍攻破北京以後，滿清政府的威信，已掃地無餘。一般人士受了革命報紙的宣傳，和各地革命運動的刺激，日感覺清廷懦弱無能，和殘民以逞，於是把從前鄙視革命笑罵革命之心理，一變而對革命表同情。特別是留學生，鼓吹革命，幾成風氣。而從事革命團體之組織者，亦日益加多，如黃興等組織之興華會，章太炎等組織之光復會等，他們都以傾覆滿清恢復中華為志願。總理為集中革命勢力起見，乃於一九〇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在日本把興中會與華會和光復會三個革命團體結合起來：而組成同盟會。自是組織擴大，人數激增，而總理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

(三) 國民黨 自武昌起義，各省響應，官僚政客即倡「革命軍與革命黨消」之說。迄南京政府成立，同盟會由秘密之組織，一變而為公開之組織。時以革命成功之黨，

內而政府，外而都督，大都為黨員所居，熱心革命者，固羣焉趨之。而慕勢爭權者，尤欲捷足先登，因之黨員數量，驟然大增，而舊日黨員反有以為革命成功，潔身遠引，甚至有因政見不合而別有所組織者，如章炳麟組織之中華民國聯合會，孫武等組織之民社，即其一例。

當時與同盟會立於反對之地位者為合數黨而成立之共和黨。共和黨在北京臨時參議院之初期，其勢力與同盟會相等，加以統一共和黨在院內占有二十餘議席，往往依附共和黨，於是同盟會在院內之主張常為所牽掣。時同盟會員宋教仁為國政治手腕制勝，力謀聯絡他黨為合組大黨之計，雖經多數同志反對亦不之聽，卒以爭臨時參議院議席之故，與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實進會，國民公黨合併而為國民黨，於民國元年八月二十五日開成立會於北京。且公開宣言：「一國政黨之興，只宜二黨對峙，不宜小羣分立。」由是革命之同盟會一變而為普通之政黨，而過去革命之精神已消失殆盡。

(四)中華革命黨 民國二年二次革命(討袁之役)失敗以後，總理覺察了袁世凱具有帝制自為推翻共和之野心，同時鑒於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以後，革命精神消失，不足以負起革命的責任，乃於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年)號召一班真正革命分子，重組中華革命黨於日本，以恢復民國前革命黨的面目。並特別把「革命」二字標出來，繼續與

中會同盟會一貫的革命精神。對於黨員入黨，須經過「宣誓」「打手摺」的嚴格手續，以表示革命的決心。自中華革命黨成立以後，對於主義之闡明，政策之宣傳，無不積極進行，尤其是使黨員分佈各省，揭破袁氏帝制自為之野心，使袁氏帝制之迷夢，終由此以打破，更收了最大的效果。

(五)中國國民黨 到了民國六七年，大多數同志不肯做革命工作，消極的消極，變節的變節，因之中華革命黨也無形解散了。但是 總理的革命精神，是始終不渝的。民國七年以後，總理即想改組中華革命黨為中國國民黨，因為當時國內國民黨雖然消滅，但海外各地仍沿用國民黨的名義，故 總理欲加上「中國」二字，以表示和民元之國民黨不同。民國九年就正式定名為中國國民黨。民國十三年中國國民黨之改組，不過變更組織之原則和內容，確定革命之政綱和策略罷了，而名稱是沒有改換，主義是沒有變更，革命精神是沒有二致的。總之，中國國民黨一經改組之後，黨的組織，較前嚴密，黨的紀律，較前森嚴，黨的基础，已逐漸建築於民衆之上，黨的主義，已逐漸普遍於民衆之中，本黨同志如果始終保持此種精神，奮鬥到底，則一切腐化惡化之勢力都不難摧破而廓清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專載

爲糾正閻錫山荒謬言論告同志同胞書

革命的同志同胞們！自從閻錫山發出灰，蒸，元，巧等電以後，其陰險狡詐，投機取巧之本來面目，固已顯露得清清楚楚，同時國人對於閻氏，已一致大聲疾呼聲罪致討，閻氏如稍覺悟，當即刻解除兵禍，或下野，或遠游以謝國人。則勒馬懸崖，尙未爲晚。乃據報紙所載，閻氏不惟毫無悔禍之心，且復陳兵耀武，發號施令，確有叛抗中央之模樣。國人對於此最後剩餘之封建軍閥，狡獪武人，如不運用民衆之力量，大張撻伐，則中國數十年之革命，誠爲無意義之犧牲，而將演成民國十八年來之循環戰爭的局面。奄奄一息之中華民族，將永無噍類矣。茲將閻氏謬誤之主張，爲國人詳陳之：

第一：禮讓爲國問題，此爲閻氏電中最要主張之一。此種怪誕不經之言論，實屬不明法律，危害黨國。凡我同志同胞俱宜加以深切的注意。總理說：「政治是管理衆人的事」。現在是中國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其目的在救國救民，濟中國民族於自由平等獨立之域。按照目前中國的情形，需待治理的，從內政上說，是維持國家和平統一，以安民衆的生業，從對外說，在解除帝國主義的侵略與壓迫，力爭國際的平等地位，故革命政府，一切應遵照黨的

爲糾正閻錫山荒謬言論告同志同胞書

決議而行動！一切設施應以國家利害人民利益爲前提。舍此而侈言禮讓，則一切反動份子封建餘孽帝國主義者均可乘機而入，不必有中國國民黨，更不必有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國民革命了！須知本黨負有爲國家求生存爲民衆謀幸福之重大使命，積四十年的革命歷史無日不在求 總理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的實現，現在中央負責人員，以身負黨國重任，一切進退，應悉唯命於黨，絕無個人自由，亦非一二人所得左右。如果一旦放棄責任，中道言去，不獨放棄責任，且負貽誤黨國的重罪。蓋今日之中國，非一二人之中國，乃爲全體國民全體革命黨員創造的中國，故一國政治權，任何人不得私相授受，治權受之革命有勳勞者，政權應屬之於人民。故在昔堯舜揖讓，世稱美德，是家天下的一時現象。處於今日閻氏以家天下視人，不獨以北方聖人自居，抑且侮辱黨國。凡我同志同胞，均宜羣起而攻之。以剷除封建遺毒呢，說他還抱着以退爲進，作土皇帝爭天下的夢呢！

二，和平問題：閻謂「武裝同志互相肉搏，武力統一，實不足恃」。這句話能言之成理嗎？自北伐完成以來，中央即本 總理遺教，揭發和平統一的政策。現在中央以

編輯者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發行處

中國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臨時整理委員會宣傳部

印刷者

漢口新昌印書館

民樂園後大江家院
電話一七五七七號

代售者

各大書局